

青 春 底 悲 哀

熊 佛 西 作



3 0475 0556 9

通 俗 戲 劇 叢 書

— 1 —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商 務 印 書 館 贈

序

現在提倡戲劇的人很多，學生的愛美的劇團也一天天的發達起來。但劇本的產生，則似乎不能與他們的需要相應。到處都感着劇本饑荒的痛苦。到處都在試編各種劇本。而其結果，則成功者極少。我們雖然曾譯了些蕭伯訥 (B. Shaw) 及柴霍甫 (A. Tchekhov) 諸作家的劇本，而他們在中國舞臺上又有難以表演的痛苦。且即表演出來，聽衆中也至少有一大部分人不能了解。華倫夫人之職業在上海試演的失敗，即可舉爲一例。所以在現在的時候，通俗的比較成功的劇本，實有傳播的必要。我們印行這個通俗戲劇叢書的主要原因，即在於此。

我們現在第一次印行的是熊佛西君的戲曲集青春底悲哀。此集共包含四個劇本，都是在北京及其他地方表演過而很得成功的。

第二次印行的是侯曜君的戲曲集復活的玫瑰。此集共包含三個劇本，也都是在南京等處表演過，曾得到聽衆的讚頌的。

他們在文藝上的價值如何，我們現在且不必在此討論，但他們在舞臺上的感化力，却實比在書本上偉大。這是我們在當時舞臺上所曾親切的感到的。凡曾做過他們的聽衆之一的，想俱會有這個同樣的感覺。

以後如再得到這一類的劇本，我們當繼續的把他們印出，以供獻於國內的愛美的劇團之前。

鄭振鐸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序

我的朋友熊佛西兄將他的四種劇本彙編一冊付印，要我做一篇批評的序。但是我實在是不能作這篇序的；何以呢？一則我和佛西是多年的同學；二則佛西所編的劇本沒有一種我們不曾預先討論的；三則有的劇本我自己也親自排演過。若要我來批評，不敢說是沒有偏見的。——然而正因為這三種原因佛西纔一定要我做序。

現在我們提倡戲劇的朋友恆感覺兩種困難。舊的劇本自然不好。但是近年來所謂『文明新劇』却又大半是沒有劇本，至多有一張幕表。即使有劇本的，實在是離我們的理想太遠。若說採用西洋的劇本排演，或者採用西洋劇本的結構，略為改變取來排演亦有許多困難。研究戲劇和自身登臺演習的朋友們都知道，用不着細說。因此，劇本之創作實在是目前第一件要事。

沒有劇本固然是一件困難事；但是假如有了劇本，這種劇本在文學上很有價值然而一旦實地排演起來，便有種種不合式的事情表現出來。沒有舞臺經驗的作家的劇本常有這種弊病，

這是無庸隱諱的。

佛西的劇本却不是這樣。他是很感覺這種痛苦的。所以他先自己來試作劇本，免除第一種困難。爲要預防『中看不中演』的弊病，所以凡不能排演的劇本他不編。凡他自己不能登臺排演的劇本他不編。現在這集裏的劇本，沒有一種不是公開的排演過的，亦沒有一種他自己不去『角色』的。

因爲他能創作劇本，又有舞臺經驗的緣故。沒有劇本，他便編劇本；缺少能演的劇本，他便不編不能演的劇本。旁人覺得困難的，到他手裏便輕輕的解決了。所以我們常說，佛西的作品在藝術上是否算是成功，先不必說。而他這種自編自演的勇氣，却是極可佩服的——即此便是他的成功。

自序

這四個短劇是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二年我的嘗試，在實演的時候雖說是沒有失敗，但在描寫方面我自認——姑且不論別人的批評怎樣——是失敗了。現在把他們發表出來，並不是要誇譽我的作品，實想因我的失敗而激起海內士女對於戲劇的興趣、研究、討論；並多數同志的成功呵！因為現在在中國編劇，很感到許多的困難：劇理深了，不適合觀衆的容納；過於淺陋呢，又失了戲劇本身的價值。

編的秩序：這是誰的錯在先，新人的生活次之，新聞記者更次之，青春底悲哀——此篇大半的材料是故友春魂昔日供給我的——爲最末。

我很感激瞿菊農、周作人、教授及陳大悲先生，因為他們在各方面輔助我甚多；我更要謝謝地山、景升、我農、梅生、宇盾諸兄，因為他們在平日指導我也不少。

我還特別要感謝菊農兄，因為他在百忙中抽空替我做了這篇序。

青春底悲哀 序

六

一九三二年，雙十節，熊佛西於燕京大學。

青春底悲哀

目錄

- 一. 青春底悲哀…………… 一——四〇
- 二. 新聞記者…………… 四一——六八
- 三. 新人的生活…………… 六九——九八
- 四. 這是誰的錯…………… 九九——一三七

854-6
856-0
1

青春底悲哀

登場人物

賈正經——稽查長，年約五十。

賈世傑——正經的兒子，年約十九。

賈曉琴——正經的四太太，年約二十二。

賈正緯——正經的胞弟，年約四十。

魏祿——賈僕，年約二十五。

景兒——曉琴的丫嬛。

巡警——一人或兩人。

時代——一九二二年。

地址——一個繁華的大城。

的賭錢，他就要辭退你！（把擦好了的牌裝在盒子裏）

魏（冷笑）哼！他要辭退我？諒他不敢！

景（微笑）噯！你不要在我面前擺這些窮架子罷！倘若他辭掉了你，你還敢把他怎樣嗎？（將牌裝蓋好了，用手巾向身上拂拭了一番）

魏（很有決意的樣兒走近景兒）景兒——不要緊！老爺不辭退我則罷了，如果他辭了我，自然我有法子對付他，總可以使咱們倆決不至離開。（雙手撫着景兒的肩，兩眼默望着她的臉，顯出一種媚態）

景（急狀）唉！誰又騙你呢！

景（回過臉來）那麼我倒要問你：昨天晚上你上那兒去了？

魏（躊躇狀）昨天晚上我……我回家去了……

景（躊躇狀）昨天晚上我……我回家去了……

魏 我的媳婦死了，我的父母沒有死呵！（媚笑）

景（怒狀）你不要瞞我了！昨天你上小金香那兒去了，是不是？

魏 你實在太多心了。自從上月到現在，誰又到她那兒去了呢！（景兒低着頭，魏祿做出安慰她的樣兒）你放心罷，我決不是那種見好愛好的東西，你何必這樣地生氣呢？

景（命令狀）從今日起，晚上不准再出去！

魏 從明天起，好不好？因為我今天還要去翻本啦。你還有沒有錢？再給我兩塊！

景（反抗狀）我沒有錢！老爺說過不准你賭了。

魏（瞪眼）他不准我賭？他自己幹嗎整天整夜的賭？

景 他是「八字」生得好，你還不是八字生壞了；倘若你有他這樣的八字，現在你還不是可以坐在家裏「耀武揚威」地賭，誰敢說你一字半句嗎？

魏 得啦得啦！這些零零碎碎地話，你也不要說罷。趕緊給我兩塊錢。我賭了這次之後，決不再賭了。

景 (不耐煩狀) 你這一套話我實在聽够了。(轉身欲下)

魏 (跟着) 那個再騙你……是……

景 你是發慣了『啞叭誓』的!

▲電話機上的鈴響，景兒接之。魏祿燃火抽煙。

景 (接電話) 喂! 你們那兒?……賈宅……哦……你是吳老爺嗎?……要請我們老爺講話嗎? 請您

稍微停一會兒……

▲景兒急忙入內，魏祿隨之下。約啞場片刻後，賈正經(以後減稱『經』)含着呂宋煙上。

經 (接電話) 喂! 你是老吳嗎? 我是正經吓……什麼? 你與老張今天不能來嗎? 不成不成!

……咱們只來八圈完事，好不好?……哦……我知道……你們要去替小玉鳳捧場嗎? 既

是這樣，那末明天來罷。……喂! 我說，老張昨天真豈有此理，他明明知道我單弔『發財』硬要打

了『東風』出來，鬧得莊家和個三翻，弄給我那一盤輸了四百多塊，你看糟不糟呀?……我走

了之後，你們又來了八圈嗎?……誰輸?……你輸呀!……哈哈……哈哈……哈哈……你也應該輸輸

吧，你在這幾天也太贏多了……我的手氣可是糟極了……什麼？他們想開辦劇場嗎……沒有來……你放心罷，倘若他們不先來運動我是決不成的……還有什麼話嗎？好……好……

……是……是……回頭見。（放下耳機）

▲景兒上

老爺二老爺來了。

景 請！（景兒轉身欲下）喂！景兒——你少和魏祿鬼鬼祟祟地胡鬧聽見沒？

▲景兒紅着臉退後，正經的胞弟賈正緯（以後減稱「緯」）穿着西服，手執文明杖，臉帶笑容上。

緯 哥哥沒有上稽查處嗎？

經 沒有去。你從家裏來的嗎？（兩人坐下）

緯 不是。我從學校裏來的。

經 （去掉煙灰）怎麼世傑今朝還沒有回？

緯 想必是他與幾位女同學上公園去了罷。

經 (不樂意狀) 我說你現在也太讓他們胡鬧了，從前的學校辦得非常的好，憑空現在要來實行什麼男女同學，對那些無識無知的青年們，講些『自由戀愛』——這些事情是很危險的呀！你是學校的校長，倘若將來鬧出什麼事情來了，你是要負完全責任的呀！(懇切狀)現在社會上不滿意你的很多，這都是因為你的女兒世貞與那個高麗人結婚的反響。(略頓)這種事情也難怪他們要反對，就是我也非常的不滿意。你想，文贊多氏是一個高麗人，你怎能使你的女兒與他結婚呢？

緯 這婚姻大事，完全是世貞自己的自由，我怎能干預呢？

經 (皺眉) 在你們這般新人物看起來，似乎不錯；但是她嫁給一個門當戶對的中國人倒也不緊，為什麼你獨獨讓她嫁給一個高麗人？這不但是有害家風，而且是有礙國體啦！

緯 (微笑) 我倒要請問哥哥；高麗人是那一樣不好？請問！

經 唉——枉費你還是留學生的出身，難道高麗人是亡國奴你也不知道嗎？

〔緯〕哥哥這話又錯了。難道亡了國的人就不是『人』嗎？亡了國的人就不能與別人結婚嗎？不見得罷？

〔經〕（不耐煩狀）與你這種腦經不清楚的人說話，簡直要氣死我！（抽煙）

▲景兒送茶上即退。正經正緯各自喝了一口茶。

〔緯〕（笑容）請哥哥別動氣，『愛情』這件東西是不能與別的東西相比的；他是沒有國界種界的；他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他罩耀在世界似太陽一樣的公平；他好比天上的雨似的，降在那兒就落在那兒的。總之，無論社會上怎樣地批評我，怎樣地罵我，但我始終認爲我的女兒與高麗人結婚是對的；況且這是他們倆的事情，別人是不能干涉的。

〔經〕（起立欲走）請你不要說這些新名詞罷，我實在不願聽了。老實說，我的世傑下學期是不准他跟你去受這種可怕的教育，倘若他將來愛上了一個印度婆子那還了得嗎？你簡直不會做父親哩！（歎氣不已）

〔緯〕（起立作強笑）請哥哥不要走，亦別動氣，我不再談說得啦！『木已成舟，米已成飯』也用不着

再說了。我另外還有別的事情要與哥哥商量啦！

▲正經的四太太——夏曉琴（以後減稱「曉」）拿着一本小說上。

曉（笑容）叔父剛來嗎？世傑今天怎麼還沒有回？

緯我來了一會。世傑也想必快要回了。四嫂看的什麼書？

曉（着正經睨了一眼，支吾半晌）看的是紅樓夢。

經（兇猛狀）什麼！你又在看紅樓夢？我前天教你不要看這種書，你又看起來了，你見那個女人敢看這種淫書？

緯哥哥，這書看看無妨，是極有價值的文學書。我預備下學期在文學系必修科裏要選這本書做課本啦！

經（音拉長）那是決計幹不得的呀！（略頓，皺眉）你還有什麼事情要與我商量，趕快說罷。我還要去約人來打牌啦！

緯我今天來，就是要請哥哥給我一點『陳肉桂』

經 你要『陳肉桂』幹嗎？

緯 因為我們間壁有個寡婦害『氣痛』病已經好幾天了，據大夫說：他這種病是很特別的，非要

喫廿年前的陳肉桂是不能好的，所以我特地來請哥哥送一點給她。

經 (搖頭)這可不成！我那肉桂留了廿多年，我自己尚且捨不得喫，還肯送給別人去糟蹋嗎？

緯 (懇切狀)請哥哥就送一點給她罷，這是做好事啦！

經 (疑惑狀)這件事情與你有什麼好處？

緯 哥哥，話不能這樣的講：凡是一件事情與別人有好處的，就是與自己有好處啦——救人卽

是救己。肉桂在什麼地方，請哥哥費神找一點給我罷。

曉 (表同情狀)是。您就去找一點給叔父罷。(一邊說着，一邊催着正經往裏走)

經 (不耐煩狀)肉桂還在東院樓上啦，這多麼煩。(思索片刻)好，你(指正緯)就跟我一塊兒上

東院去取罷。

▲正經正緯同下後，夏曉琴一面彈琴——悲調——一面唱着。片刻後，景兒送茶上。

景 四太太昨天聽說老爺想辭退魏祿，究竟有沒有這麼一回事？

曉 (停住琴聲，稍露微笑) 奇怪！老爺要辭退魏祿與你有什麼妨礙？何必要你打聽呢？難道他與

你還有什麼關係嗎？(喝茶)

景 (頰紅，作強笑) 我說，四太太說話真有點意思：魏祿是男人，我是女人，我們倆既是道不相同，還有什麼關係嗎？(稍頓) 不過魏祿在咱們家裏幹了多年的事，的確是我的一個好「幫手」，倘若老爺辭了他，我豈不是少了一個好「幫手」嗎？

曉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以為你和他還有別的關係咧。放心罷，原先老爺是有辭退魏祿的意思，後來經我從中勸解了一番，才把原意打消了。

景 (笑容) 照這樣地說來，魏祿倒應該重重地謝謝四太太啦。

曉 (微笑) 不但他應該謝謝我，祇怕你也要感激我吧！(景兒一笑欲走) 喂！景兒——你上門口去候着少爺，如果他回了，叫他先上我這兒來。快去！

▲景兒點頭示意，一笑而下。曉琴把琴譜翻了半晌，繼續彈了一曲之後，賈世傑(以後減釋

『傑』帶幾本洋書急忙上。

傑 (驚慌的低聲) 四姨! 爸爸上稽查處去了嗎?

曉 沒有。他與你叔父剛才上東院去了。你今天幹嗎才回(顯出一種很痛愛的樣兒)

傑 因為我上公園去逛了一會, 我爸爸問了我嗎?

曉 (愁眉) 可不是嗎? 昨天晚上你睡了之後, 你爸爸上我房裏來, 指牛罵馬地罵了我一大頓: 說什麼『現在世傑大了, 人大心大, 你總算是他的長輩, 不要時常對着他嬉嬉笑笑, 教外人看見成何體統哩!』

傑 (恐怖狀) 咱……咱們倆的事情, 恐怕被他看破了罷?

曉 我當初聽着他說這些冷腔冷調的時候, 我心裏只是怦怦亂跳, 亦是疑心他知道了, 但是到末了, 他愈說愈不對了, 才放了心。

傑 (懇切狀) 他到後還說了些什麼?

曉 ……教我對你說: 晚上不要出去, 現在外面風聲不好, 聽說不久就有戰事發生。在晚上你就

不要出去罷，免得他說些閒話，無事在家裏看看書，我每天替你預備一點水菓，好不好？
水菓好的！（樂不可言）

傑 ▲曉罕見世傑衣服上有灰土，卽忙用自己的手巾，替他拭摸了一番。

曉（一面拭，一面說）你看，你在那兒鬧來這一身的土？

傑 剛才外面颳了一陣狂風，公園裏吹掉了好些樹葉子啦！

曉（有所感狀）我們人在世上，亦好似那些樹葉一樣，一朝遇着狂風，就難免沒有危險。（歎歎半响）我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情要告訴你（四面睨視了一週，以口對着世傑耳中密語半响）。

傑（驚慌狀）那……那……怎樣地辦呢？

曉 世傑——我們倆的事情，我想，遲早終會使他們看破的，魏祿雖是買通了，但是他們這些無知識的人，終久是靠不住的呀，倒不如從今日起，割斷這束煩惱，免得將來牽累了你罷。（似乎流淚）

▲兩人的眼光對射着——作成平視線——，世傑突於曉琴懷中，做出兒童哺乳的模樣，恰遇景兒送茶上，曉琴力避之。景兒反假裝要尋找什麼東西。

(正色)景兒！你找什麼東西？

曉 不找什麼！

景 沒有事，就上去東院，看看老爺在那兒幹什麼！

曉 是。

▲景兒著世傑曉琴臉上一看而下。

傑 (以手撫胸) 噯呀——嚇壞我了！

曉 這個鬼丫頭現在也變得討厭了。

傑 (疑惑狀) 他不知道咱們倆的事情？

曉 他知道了，也是沒有法的。總之，從今日起，咱們倆不要在一塊兒爲最穩當，免得後來鬧出了

意外的事情誤了你。

傑 (兩眼呆看着地，搖頭)不……不成……不……我……我寧可死，決不情願…… (說到此處，又想突入曉琴懷中，曉琴力止之。)

曉 (正色)世傑！你不要太這樣罷，免得又被別人碰見了！(歎了片刻)我的身世你也是知道的；

如果我的父母不死在土匪的手裏，我也不至被親戚騙來賣給你的父親。在不知道我是被騙以前，實指望到此地來升學的，誰知反陷入到火坑裏來了。唉！(說到此處流下淚來，世傑一面替曉琴拭淚，一面自己飲泣)世傑——如果沒有你，我……我早就離開這世界了，着算不，我亦早……。你想，我並不是做人玩物的人，怎能忍愛你的爸爸的那種……。(不能成聲)

傑 (泣)你……你別要哭了吧，照拂景兒又來了哩！(稍頓)總之，你死我亦死，你活我亦活！

曉 (拭自己的淚)世傑！你這說的是什麼話？我是一個打到廊簷下的廢人，是毫無希望的；你正

如清晨的太陽，剛要開的花一樣，將來的希望還大着啦，怎能與我這種薄命人相比呢？你應當知道你的責任是什麼？(略頓)我盼望你還是專心求學，將來娶一個情投意合的……；一同替社會上辦點轟轟烈烈的事業，也不辜負我的一片期望，你我相愛……。

▲賈正經在內大聲喊道：「你們兩人幹出這種事情來了呀！嚇得世傑、曉琴全身發抖，世傑帶了洋書正欲向外走時，正經由內怒氣沖沖地上，攔住了世傑的出路。

經（兇猛狀）曉琴！你知道魏祿景兒剛才在裏面幹的什麼事嗎？

曉（神色慌亂）不……不知道，他們倆又鬧出什麼事情來了？

▲正經走近桌旁坐下，一手襯着頰，一手弄鬚，表示一種怒後沉思地態度。世傑、曉琴見他這等模樣，均覺莫明其妙。

經（怒氣沖沖）豈……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他們竟敢幹出這種無人格的事情來了！

傑爸爸，他們究竟幹了什麼事情？

經你少管閒事！上裏面去！

傑是。

▲世傑規規矩矩地下。

曉您憑空遭這些冤枉急是沒用的，他們幹了什麼犯法的事情，請對我說罷，讓我來規勸他們。

一番，教他們下次別再幹就得啦。

經 (怒目視曉琴) 你還規勸什麼！倘若你不放縱他們，諒他們也不敢幹出這種無人格的事情！

曉 (低頭半晌) 好，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不是；他們究竟幹了什麼無人格的事情，請您趕快說罷，儘我來收拾他們。

經 你瞧，他們竟敢清天白日在門角後面親嘴，你看他們的膽子大不大？倘若傳給外人知道了，豈不教他們恥笑咱們家裏沒家規嗎？

曉 (半信半疑) 我想，他們不至幹出這種事情來罷？

經 我剛才親眼瞧着的還會錯嗎？像你這個懶管閒事的人，就是他們白天去睡覺了，你也莫明其妙啦！

曉 (詫異) 奇怪。魏祿景兒平素共同幹事的時候，倒是很規規矩矩的，今天怎麼幹出這種玩意兒哩？

經 (思索片刻) 他們既然有了這種不規矩的事情,非要把魏祿這混賬東西辭掉不可,如果再讓他們這樣翻天覆地的鬧下去,恐怕我的祖宗牌子也會被他們鬧翻了啦!你把這個混賬東西叫出來,趕快叫他替我滾蛋!

曉 照我看,還是開隻眼,閉隻眼,模模糊糊算了罷,警誡他們下次就得啦。

經 (起立) 什麼模模糊糊算了?這種沒有人格的人還能使嗎?(稍頓)我早就有意思要辭退他,但是你總對我說不會鬧出什麼壞事情來,現在呢,你瞧呀,虧你現在又要替他做保啦!他與你有什麼關係嗎?

曉 (稍露不耐煩狀) 好,隨你的便罷!你愛怎樣地辦,就怎樣地辦,我也懶管你這種閒事了!

▲曉琴走近鋼琴旁坐下,拿着一本琴譜亂翻,臉上顯出一種無限的悲哀,恐怖。

經 (大聲向內喊) 魏祿……魏祿!你還不替我滾出來!

▲景兒心驚膽跳地上。

景 (戰戰兢兢) 老爺——您……您是喚我麼?

經 (兩隻眼睛橫望着景兒) 你……你這個鬼丫頭！簡直氣壞老子了！老子花了四十塊錢是買你來服侍老子的煞，誰教你來偷人的……

▲正經咬牙切齒地將景兒踢了幾腳，曉琴見勢不對，連忙過來把正經推開，景兒嚎啕大哭。

曉 (向正經) 得啦得啦！你要辭退魏祿，就辭退魏祿，何必打她呢？

經 (氣喘喘的) 我今天非要打死這鬼丫頭不可，老子猶如把那四十塊錢拋到水裏去了……

(二面說，一面衝衝欲上)

曉 (推着正經往外走) 好啦好啦！您少說幾句罷！請進去休息一會，何必這樣地勞神呢？魏祿的事情也交給我來辦吧。

▲賈正經退後，景兒一邊哭着，一邊以手撫膝，曉琴不禁顯出一種憐人恤己的態度。

曉 (憐恤狀) 你也不要哭了，老爺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我早就教你們當心一點，你們總是不聽，現在既是鬧到這種地步了，你哭也枉然吓！(稍頓) 哼，爲你們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受了老爺多少的冤枉氣！(歎氣不已)

▲魏祿上。

曉 魏祿！現在老爺決意要辭退你，我看你還是趕快走罷，免得後來鬧出別的大事來了，反倒不好。老爺的脾氣你也是知道的，壞起來比什麼人的還要壞。

魏 (垂頭喪氣) 我看這件事情，總還要請四太太格外的栽培。

曉 魏祿，我老實對你說：這一次可是絕對不成了；因為我剛才已經對老爺說了一大段的好話，他不但不答允，反將我大罵了一頓。實在對不住你，請你還是趕快離開這兒罷。

▲賈世傑上。

傑 四姨！爸爸請您趕快叫魏祿走啦！(轉向魏祿) 你們今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鬧得老爺這樣地生氣？

魏 (哀求狀) 四太太，我個人倒不要緊，就是出了賈府上的門，我還可以上別處去混一碗飯喫，但是我家裏還有六十多歲的父母，一個媳婦，兩個小孩……

景 (詫疑) 你不是對我說過：你的媳婦早死了嗎？幹嗎現在又對四太太說你家裏還有媳婦呢？

魏 (支吾半晌) 是……是我的媳婦早死了……請四太太和少爺替我想，倘若離開了這賈府上，教我怎能養活他們？

曉 你的景况自然是很可憐的，但是你須知道：我在這兒不過是一件死物罷了，是毫無主權的；老爺今天歡喜我，就叫我在這兒，如果明天不歡喜我，還不是要與你一樣嗎？在這個年頭，各人心裏有各人的痛苦，各人的悲哀，我自己的煩悶，實在比你的還要厲害得多呀！你們都知道我的出身是四百塊錢賣給老爺的，——我的身體是不能自由的，你們雖然沒有錢，倒有個自由的身體呀！——請你替我想，我的這種境遇不比你的更苦嗎？唉（歎氣不已）

魏 四太太的這片話固然不錯，無論怎樣，總還是求您上老爺面前再替我講個面情。

傑 (向曉琴) 照魏祿說得這樣地可憐，請四姨再去替他講個面情罷。

曉 (不耐煩狀) 你只知道用嘴說，難道你爸爸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思索片刻）既是這樣，咱們倆一塊兒去說着試試罷。

▲世傑曉琴無精打彩的同下，魏祿景兒相對半晌無語。

景 (對魏祿顯出一種埋怨的態度) 我叫你在清天白日不要太親熱了, 免得給別人碰見了難爲情, 現在好呀, 老爺決定要辭你, 從此以後咱們倆恐怕難…… (似欲流淚)

魏 事到如今, 你也不要埋怨我, 我也不要怨恨你, 總之, 你放心罷! 這次老爺不辭退我則罷了, 如果他還是像從前那樣地堅決, 不肯給我一個臉兒, 那末我自自最後的手段對付他。你……你放心罷! (做出很有主意的樣兒)

景 他是主, 你是僕, 他要辭退你, 是他的本分, 你還有什麼手段對付他呢?

▲魏祿向景兒耳中說了半晌。

魏 (得意狀) 你看, 我這種法子好不好? 他們倆既有了那一件東西在我手裏, 還怕他們不肯給錢我嗎? 咱們倆有了錢, 在外面租一間講究的屋子, 僱兩個當差的, 你豈不是太太, 我豈不是老爺嗎? 哈哈, 你看好不好?

景 (懷疑狀) 這……這件事情太對不住四太太, 我想是決計不能幹的; 況且他平素待我們總算好到極點了。

魏 噯！(音拉長)你又傻起來了！世界上良心好的人有幾個？有飯喫的人可以講良心，沒有飯喫的人實在難講良心；況且現則那些可以講良心的大老爺們，尚且不講良心，我們這些沒有飯喫的窮鬼，還有什麼良心可講呢？不要緊！咱們就這樣地幹罷！

景 (半疑半信)着算照你說的辦得到，我也不能與你一塊兒走吓！

魏 我到外面把房子租好了，百事都籌備妥當了，再來引你逃走吓！

景 (驚狀)逃走這……這……是……幹不得的！決計不能！

魏 (急狀)你的膽子真太小了：這不能幹，那不能幹，究竟那能幹呢？(稍頓)我勸你不要疑疑惑惑，還是決定這個主意罷！

▲曉琴世傑同上，景兒悄悄地下。

曉 (皺眉)魏祿現在的確是無法可想了，剛才我與少爺已經對老爺說了好半天，但終歸無效，我勸你還是趕快離開這兒爲最好，不然……

▲魏祿聽了曉琴這段失望的話，知道自己再不能在賈宅立腳了，所以立刻顯出一種流氓

的神氣。

魏 (翻着眼)……不然,怎樣!難道把我鎗斃不成!

傑 (正色)魏祿!你現在怎麼啦!你須要知道,這次並不是四太太與我要辭退你,實在是老爺個人的主見,你爲什麼對我們要脾氣呢?我們平素待你總算不錯罷?

魏 (怒狀)我不知道什麼叫着『老爺太太』從前我喫了你們家裏的飯,你們就是我的『老爺太太』我現在既不想在你們家裏喫飯,什麼『老爺太太』我一概知道了。(愈說愈高聲)

我現在乾脆對你們說:趕快籌一千塊錢給我,我就罷了,不然,我馬上宣佈你們倆的事情!(溫和的態度)魏祿,請你輕一點聲音吧,停一會把老爺鬧來了,恐怕你也不能下台罷?

曉 (強硬狀)我現在怕什麼?

魏 (哀求狀)你要原諒我們倆的苦衷呀!

傑 (不耐煩)乾脆你們馬上給我一千塊錢了事,你用不着來這一套吧!

請你想想,叫我們上那兒去籌這一千塊錢?

魏 | 興順銀行就在隔壁不遠，你們可以出一張支票給我自己去兌呀！

曉 | 你說的是辦不到的，因為在支票上非要有老爺的圖章，銀行裏是不肯兌款的！

魏 | 這亦不難，只要你們把老爺的圖章拿來蓋一個就得了；況且你們在這個銀行裏兌款的手續是很簡單的，——只要你們寫一張條就可以兌現款的。

傑 | (擺頭)這……這可不成……不成！

魏 | (咬牙切齒)不成？真的不成嗎？

曉 | (向魏)請你不要性急，讓我們在這兒商量一回，你上外面去候着罷。

魏 | (稍溫和)請你們快一點罷，我是不能久候的！

▲魏祿下

傑 | (著急)世……世傑！你看這……這怎得了？

曉 | (垂頭沉思)唉！我決沒有想着他還是這樣一個不識好歹的東西。(稍頓)事到如今，只好照他所說的去辦，不然，他一味胡鬧起來，弄給我爸爸知道了，豈不是更糟嗎？

曉 你的意思是開支票給他嗎？

傑 (點頭) 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法子。

曉 (思索片刻) 難道以後你的爸爸與銀行裏結賬的時候查不出來嗎？

傑 這倒無妨，咱們以後再慢慢地想法子對付就得了，最困難的，就是現在不容易把我爸爸的圖章拿出來。

曉 (迴憶狀) 圖章我記得……

傑 他的圖章放在外面嗎？

曉 我記得彷彿是在我的寢室裏有一個他的圖章，倘若他現在不在那兒，我倒可以去拿來。那麼你趕快想法子去拿來，我馬上就寫支票，免得停一會有別人來了，倒不好辦啦。

▲曉琴退後，世傑伏在桌上將支票寫妥，仔細看了一番，曉琴慌慌張張地上。

傑 (低聲) 拿來了沒有？

曉 (點頭) 拿來了。

話嗎？放心放心！我決不是這樣的人，我現在要走了，少陪少陪！

▲魏祿欲退時，正經與正緯同上。

經（怒氣沖沖望着魏祿）你這個東西幹嗎還不替我滾蛋！（上前欲踢）

曉（攔着正經）得啦得啦，他立刻就要走的！

▲魏祿顯出一種藐視正經的態度而下。

經（命令狀）世傑！你去監督這『忘八蛋』，別要讓他偷了咱們的東西走是。

▲世傑悄悄地下，經緯各就坐。

經（向正緯）這種東西不叫他滾蛋，那還了得！

緯（支支吾吾）……

曉（微笑）沒有。我在東院與黃先生討論了許久的廢娼問題。

緯（微笑）沒有。我在東院與黃先生討論了許久的廢娼問題。

經 (反抗狀) 你這又不是好管閒事？在各大商埠，娼妓是萬萬不能少的；倘若此地沒有娼妓，我們這些人還是悶死的啦！

緯 那倒不見得。我們一面廢掉娼妓，當然一面應該建設別的正常娛樂場來代替——例如不納費的民衆劇場……——不過最困難的就是這些可憐的娼妓生活問題。

曉 (對於正緯很表同情的樣兒) 是，是！叔父對於社會上一切的公益事情，可算真正熱心了。
經 (冷笑) 熱心？他不過是喜歡做傻子罷了！(稍頓轉向正緯) 我說，你這麼大的年幾，也應該自

己放穩重些才好；不要今天提倡這，明天創辦那，惹得社會上『怨聲載道』；並不是我這個人好說話，差錯你是我的兄弟。我不能不盡力地忠告你，如果是別人，我真懶管閒事啦！(一邊說着，一邊吸着煙在室內踱來踱去。)

緯 這倒請哥哥放心，祇要是爲大家謀幸福的事情，雖是有人反對，我也是決不怕的，並且我還特別歡迎，因爲反對我的，就是我的『良師益友』。

▲賈世傑上

青春底悲哀

傑 叔父！黃先生請您趕快上東院去啦。

緯 哦！大概是簡章寫好了。我去看看。

▲正緯退後，正經一面用手指算着，一面自言自語的走着。

經 (自語) 老吳欠我八百，我差老張三百，老劉欠我一千二，我又欠他七百，兩下相抵，他還要欠

我五百……

曉 (向世傑) 景兒在後面幹什麼？

傑 我不知道。

經 (不耐煩) 請你們不要說話罷，把我的牌賬又鬧掉了！(曉傑倆不敢再作聲了，正經還是唧

唧咕咕鬧了半晌，終是不能清楚) 唉——我今天是怎麼啦，怎麼越算越不對了？

曉 你最好是先用筆寫下來，然後再算吧。

經 (點頭) 這個法兒倒不錯。世傑！你坐上這兒來替我寫一寫，這兒有現成的紙筆。

傑 是！

▲正經將自己的坐位讓給世傑。世傑用刀裁了紙，研了墨，蘸了筆；正經一邊報，他一邊寫。曉琴仍然坐於琴端繼續的看紅樓夢。

經 (報牌賬) 吳甫欠我八百……我差張新臣三百……寫好了沒有？寫好了。還有呢？

傑 (走近世傑旁，將紙拿起來看) 不錯。你的字倒有點進步了。我再報，你再接着寫罷！

▲電話機上的鈴響，正經順手接之。

經 (接電話) 喂！你們那兒……賈宅……對吓……有什麼事請說罷……什麼！一千塊錢的支票？

(曉傑兩人立時變色，側耳聽之)……沒……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我今天沒有出支票……你沒有兌嗎？那……那好……好極了……人還沒有走嗎？喂！請你趕快派巡警把那個兌款的人抓上我這兒來，千萬不要讓他逃走了，這……這定歸是假冒的……費心費心……好……好……回頭見！

▲正經將電話機放下，表顯一種疑惑的態度，在室內踱來踱去，嚇得曉琴世傑兩人祇是發

抖，因爲正經在傍，彼此心內只好徒喚奈何罷了。正經由袋內取出煙捲一枝，一面想着，一面轉向曉琴。

曉琴！你去我枕頭底下把那個煙嘴兒取來。

……

▲曉琴戰戰兢兢地退後，世傑握着筆發歎，正經走近一把靠椅上坐着。

經（自言自語）奇怪！還有大敢假造我的支票麼？（沉思半晌）哼哼，我自有辦法。（轉向世傑）寫上那兒了，世傑？（世傑不理會）喂！你這孩子怎麼啦？幹嗎默着呀？你還是接着寫呀！（起立走近世傑）

傑（恍然）是是爸爸往下報罷。

經（報賬）劉吉德欠我一千二……寫！

▲此時世傑那裏寫得下去，只是拿着一枝筆在手中亂抖。曉琴戰慄慄地上，遞給正經一個『銀摺』。

經 (怒狀) 嚶——(音拉長) 我叫你去取煙嘴兒，你幹麼把個「銀摺」拿來？你的心上那兒？

世傑 曉琴臉上一瞅，看你們倆的神色全有點鬼的鬼氣，你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巡 警督着魏祿，對正經行禮。正經一見魏祿不勝詫異，世傑曉琴却嚇得臉無人色。

巡 賈老爺！這個人(指魏祿)就是剛才去兌這張支票的！(一邊說，一邊將支票遞給正經)

經 ▲正經看了支票，顯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樣兒。看看支票，又看看桌上的牌賬，又着世傑的臉上看着。

經 他是剛才去兌款的嗎？

巡 是，他是拿這張支票去的！

經 (又着支票呆了半晌) 好！你暫上這門口去站着，我喚你的時候，你就進來。

巡 (很恭敬的) 著！

▲巡警退。魏祿低着头，做出膽怯的樣兒。

經 (兇猛狀) 魏祿！你現在老老實實地把這張支票的前因後果告訴我罷了，倘若有半點隱

瞞，我今天非鎗斃你這東西不可！（咬牙切齒）

▲魏祿戰慄地著曉琴，世傑看了幾眼，做出要說不敢說的樣兒。正經走近魏祿，作欲打狀，魏退後兩步。

經：你究竟說不說？你不說麼，我馬上就要你的狗命！

魏（泣聲）這：這件事情……

（厲聲）怎麼樣照直說！

魏（吞吐半晌）這：這件事情老：老爺不能怪我……這完全是四……（又不敢說）

▲世傑避着正經，向魏祿暗示搖手哀求——叫他不要說。

經：四四什麼趕快說！

魏（着世傑看了半晌）這是四太太和少爺送給我的！

（沉思半晌，轉向曉琴）奇怪！你們倆爲什麼要送他這一千塊錢的支票呢？這裏面究竟是什麼，葫蘆賣得什麼藥？（復將支票看了一遍）一點兒不錯！這支票上的字明明是世傑寫的！世

傑！你爲什麼要寫這張支票給他？快說！不說，我今天非打死你這東西不可！

曉（泣聲）老爺！請您原諒我。這件事情實在是我一個人的錯處，與世傑毫無關係的！

經 你又爲什麼要給他這張支票呢？

曉 因爲您剛才決意要辭退魏祿的時候，他就對我苦苦地哀求：說他家裏還有妻子兒女全靠他過日子，要我幫助他些錢……

經 你就給了他這一千塊錢的支票麼？

曉 是……

經（沉思片刻，擺頭）不對罷？你平常對於外人不是這樣慷慨的；況且你每每用錢的時候，總要經過我的許可，你這一次爲什麼不問我呢？（略頓）越想越不對了，這裏面定歸有大玩意兒，

（轉向魏祿）魏祿！我倒要問你：他們爲什麼緣故要給你這張支票？老實說來，不然，你的狗命就難逃！

魏（支吾半晌）這……這……我是……是不能說的……老……老爺……

經 (大怒向內喚) 來吓!

▲巡警上

經 (向巡) 你……你將這東西先帶上衙門裏去,我隨後就到,今天非鎗斃這混蛋不可!

巡 著! (推着魏祿欲下)

魏 (跪下) 老……老爺……請您老開恩……饒了小人這條狗命罷……我現在很情願對您說實話,并且還有一個憑據給您老看,證明我所說的是實在的,不是騙您老的,祇……祇求您老開恩,饒了我這條狗命……

經 那麼你……你趕快照直說吓!

魏 (一邊拭着淚,一邊着曉琴看看) 在這……這兒……我……我……

經 你看他們看什麼? 儘管照直說!

魏 我……我在這兒實在不能說出口……

經 我已經明白你的意思了,好,你上門口去對我說罷!

▲魏祿正經巡警三人退後，世傑、曉琴相對無言，只各人痛哭罷了。

曉 (泣) 世……世傑……你……你現在趕快逃……逃走……走吧……我……我害……害了你……你……我惟有……

傑 (泣) 說……說什麼你害了我，我害了你，我們倆是心甘情願的要……要逃……咱們倆要死死在一塊兒……鳥已關在籠裏，要逃出去，除非用奮鬥的精神來打破那萬惡的牢籠，除非遇着了相當的機會才能逃出這個牢籠，照現在這種情形看來，叫我們那能夠逃走呢……唉！自古至今，死在這籠裏的鳥不知道有多少呀……

曉 你……你……不要談這些……趕快吧！不然，你我全會被……

傑 那……那兒有機會逃走呀？况且已經……

曉 我倒不要緊，但……但是你……你……千萬……萬不能……

▲景兒急忙跑上

景 (驚慌狀) 四太……太太……不好了！老……老爺……手……手鎗……趕快……快……走……走……

觀
小
此
書
皮

青春底悲哀

▲遠遠地聽着有脚步声，喧嘩聲，拉拉扯扯的聲音

|經 (在後台) 不成不成……我：我今天非打死這兩個禽獸不可……正緯：你：你千萬不

要拉……拉着……我……

▲正經喘着氣，捲着袖，拿着手鎗，兇猛地，怒冲冲地由內上，正緯攔着正經上。

|緯 ……這：這是千萬……哥哥：使：使不得的……萬萬不能……(竭力將正經手中的手鎗奪去)

|經 (咬牙切齒) 這種禽獸不……不……打死……還……還了得……(推開正緯，將世傑踢倒在地，又想過來打曉琴，幸被正緯竭力拉着往內走)

|緯 (一面推着正經往內走，一面吩咐景兒) 景兒！你趕快扶着少爺上寢室裏去躺着，趕快

……快……！

|景 ……

|經 ……不成……不……不成……今天非要打……打死……簡直氣死老子了……

▲正緯推着正經下，景兒扶着世傑隨之慢慢地下。此時曉琴獨自哭了半晌；左思右想，抱着

非『死』不可之勢，抬頭向滿室一瞧，——似乎要尋找什麼東西的樣兒——瞧着桌上的裁紙刀，於是將刀拿到手中，呆了片刻，忽走室之門口一看，回到原處，再三沉思，正想舉刀自刺的時候，世傑略帶跛狀急忙上，將曉琴手中的刀奪去。

傑……你……你……你何必這樣地……？（不能成聲）

▲曉琴倒靠在躺椅上，將世傑的手緊緊地握着，半晌方開口。

曉現在已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了，實在無路可走呀！世……世傑！如果有隙可鑽，我又何必做這種無聊的自殺呢？喔……喔……喔……世傑！你的身體要緊，還是想個法兒趕快逃走罷！

傑難道你的身體就不要緊嗎？我的，你的都是要緊呵！照剛才的情形看起來，似乎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無隙可鑽的地步了！但是現在叔父已經將我爸爸拉出去了——這就是給我們一個逃走的好機會呀！我們有了這個機會，我們就不可自暴自棄呀！（拉着曉琴的手，慌慌張張就想向外走）走走！景兒已經去替我們開後門去了……快……快……快……倘若錯過了這個機會……

▲景兒提着一個小皮包急忙地上

景 少爺！四太太……趕……趕快……趕快……我已經把後門開好了……請趕快……走……走……走……吧！

曉 我們現在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傑 這倒不要耽心，原來我們的生命在世界上就是自由的，好像自由鳥似的，喜歡飛到什麼地方就上什麼地方，我們也是這樣，喜歡走到什麼地方，就上什麼地方，難道這大的一個地球，還沒有我們安身立足的地方嗎？

景 ……快一點吧！請您不要講這些閒話！少爺……

傑 (拉着曉琴的手向外走) 走……走……走……走……我們既是有路可走，何必不走呢？

▲三人慌張同下時閉幕。

——完——

本劇第一二次實演地點均在北京真光電影院。

新聞記者

登場人物

馬雲龍——東洋留學生，現任『交易所』經理，年約四十五。

馬嘯蘭——雲龍的女，年約二十。

鳳兒——嘯蘭的使女。

胡天民——明報編輯，年約二十五。

周超羣——中學教員，嘯蘭的表兄，年約二十四。

地址——中國一個大商埠。

時代——一九二二年。

佈景——馬雲龍住宅的客室，左邊通嘯蘭的書房，右邊經過小花園而通雲龍的寢室，由

客室的窗內，可以隱隱約約看見小花園裏的景緻。室中放有小圓桌，沙發椅及平常用

的幾把小靠椅。壁上掛的是西洋油畫，像片……靠左放有西式寫字檯，上面置有電話機和幾張零零碎碎的報紙。開幕時鳳兒正在清理寫字檯上的報紙，嘯蘭女士穿一套很時髦的學生裝，帶着幾分著作家的彩色上。

蘭 鳳兒——昨天的報紙呢？

鳳 不是小姐您自己拿上書房裏去了嗎？

蘭 我何曾拿了？（稍頓）想必你又拿去包了別的東西罷？

鳳 沒有。（指着寫字檯上的報紙）若是小姐等着報紙用，那末只好暫時拿這幾張去用着，停一

會兒我再去找昨天的。（一邊說，一邊將報紙遞給嘯蘭）

蘭 我不要這些報紙，我要昨天的！（順便坐在沙發椅上看雜誌）

鳳 小姐爲什麼一定要昨天的呢？

蘭 因爲在昨天的報上，有我做的一篇小說。

鳳 （微笑）哦！原來上面還有小姐的文章啦！還是那位時常來會小姐的胡先生拿去登的嗎？

蘭 是。停一會兒你再去仔細找找。

鳳 如果下次再有小姐文章的報紙，請您預先告訴我一聲，我就好特別替您留着。（此時電話

鈴響，鳳兒順手接過）喂！你們哪兒……我們是馬宅……哦，請您停一會兒。（轉向嘯蘭）明

報胡先生來的電話。（嘯蘭接過）

蘭 喂，你是米司特胡嗎……我是米司馬吓……沒有出去……什麼？昨天的那篇小說好嗎……

……不見得……不見得……我現在還想做一首長詩……是……是……脫了稿自然是給

你發表的……是吓，家父昨天是到商會，不錯……不錯，他沒有對我說什麼……你現在要

見他嗎？他在家啦……什麼……信收到了。這件事情咱們以後再說罷，因為我還在求學時

代啦……什麼……外面有人說我『獨身主義』嗎？這是誰造的謠言？從我的文章裏面看出

來的……喂，請你不要說這些話罷，教別人聽着難為情……好，我在這裏一定等你……回

頭見……（放下聽筒，馬雲龍穿套西服由內上）

馬 嘯蘭——誰給你的電話（坐在沙發上）

蘭 明報胡先生來的。

馬 (不樂意狀) 嘯蘭——我勸你少給他來往吧，從前我看他倒是一個很好的青年，近來聽說

他的名譽是狼壞吓(稍頓)昨天晚上他在賸路籌款會裏對我說什麼……(皺眉)他寫了

一封信給你什麼……教我請你趕快答覆他!

蘭 是。(鳳兒送茶上)

馬 那信上究竟寫的是些什麼?(嘯蘭低着頭弄衣角，半晌不語)說吓，我又不是外人，這怕什麼，

儘管照直……

蘭 他的意思就是要求我……(想說不說)

馬 (起立)他要求你什麼?

蘭 要求我和他訂婚!

馬 (恍悟的樣兒)這可不絕了嗎?我早就知道他有這一舉的;因為他總在我面前誇獎你是什

麼……什麼好，又是什麼你的文章做的好呵……這一套話我實在聽夠了!(轉身坐在沙

發上) (喝茶) 他現在既是開了口, 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呢? (稍頓) (囑蘭還是低着頭不語) 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我對於你的婚姻問題, 只可以居於顧問的地位, 絕對不干涉你的自由; 可是你自己要小心選擇, 千萬不要疏忽; 古話說得好: 『一失足成千古恨,』這婚姻大事可不是兒戲吓!

蘭 爸爸! 您說的話都是不錯, 可是我對於胡先生完全是純潔的友誼, 誰知他替我在報上發表了幾篇文章, 居然就對我求婚了。他似乎以為男女交際是婚姻的工具……

馬 (稍轉笑容) 我也早知道你對於他, 可說是沒有一點意思, 因為你的表哥——超羣——品行學問都要比胡天民好得多, 你尙且要……

蘭 (不耐煩狀) 爸爸! 表哥的事情請您不要再提了罷! 他雖然是愛……可是我對於他終是沒有……因為我認為婚姻完全是雙方愛情的結晶, 這一方面的熱度是怎樣高, 那一方面的態度是非常冷淡, 終久是不能發生婚姻關係的。爸爸以為我對於超羣表哥太冷淡了, 其實我雖然拒絕了他的婚姻, 可是我們的友誼却絲毫沒有減掉……我想爸爸也總見到了這

一層吧？

馬 據我個人的揣測，超羣到現在還盼望你回心轉意答應他的請求……（此時電話鈴響，嚇

蘭順手接過）

蘭 馬宅……在家啦……你們哪兒……『交易所』嗎……停一會兒……（轉向雲龍）交易所來的電話……

馬 （由嘴蘭手上取過聽筒）我是雲龍吓，你是誰……喂，喂，請您慢一點說吧，我這兒聽不清楚

……什麼……這一次運來的貨有危險嗎……不要緊……不要緊……我說，咱們辦了這

多次數都沒有出什麼危險，難道這一次就會鬧糟了嗎……（稍轉低音）喂喂！我們招牌上

不是寫的『交易所』嗎？誰能知道我們是……可以……就照你說的那樣去辦，好……

好，回頭見……（將聽筒放下，坐於寫字檯旁邊的靠椅上）

蘭 爸爸！您辦的『交易所』究竟是做些什麼生意？

馬 這些事情用不着你打聽，你還是用心念書罷！

蘭 請爸爸不要瞞着我了，一切的事情我都知道……

馬 你知道了什麼？

蘭 我准知道爸爸辦的『交易所』是不正當的事業。請您還是上學校裏去充當教員罷，千萬不要幹這種不道德的事情，錢固然是不可不要，但總要用勞力換來的，憑着『良心』去賺來的才可以要。像爸爸這樣來的錢是黑心錢，是埋沒『良心』來的錢……（言時頗顯激昂）

馬 噯！我瞧你這孩子真傻，你試想，我總算是留學生的老前輩，——並不是從前的老八股先生——書也總算比你多念了幾年，難道還不明白這種錢是不能賺的嗎？可是你須知道這種便宜錢，就是我不賺，還有別人會賺呀！至於剛才你說還是要我上學校裏去充當教員，——這本來是很高尚的事業——可是你須知道現在當教員是何等地苦呀，不但薪金少，而且還時常領不着。你在報上沒有看見『教員拉洋車』的新聞嗎？若是我今年還是在學校裏當教員——若是沒有改行——哼哼，恐怕你的學費都沒有了；你身上穿的衣服未必有這樣好罷？（此時蘭臉色愴白，覺得非常慚愧）

蘭 照爸爸剛才所說的：您幹這種不道德的生意似乎全是爲了女兒，那末我現在情願不念書，不穿好的，不吃好的，決不情願爸爸幹這種不道德的事情！（言時頗顯慷慨）

馬 好得啦得啦，不要着這些冤枉急吧！

蘭 總之，女兒寧可犧牲一切，決不願意爸爸在這種『交易所』裏幹事情。女兒在許久以前，就想對爸爸說明我的意思，無奈您總是對我說：『交易所』是正當事業，我今天既是確實知道這『交易所』的內容，那末我就不能不求爸爸不要幹這種不道德的事業。況且爸爸這一次又被選爲『籌款贖路會』的委員，如果您現在不納採女兒這點意見，將來一旦破露，不但您的名譽人格掃地，就是女兒在社會上也無法做人了。您不要想着這件事情外人不能知道，但是『牆有風，壁有耳』，天地間愈祕密的事情，愈容易使人知道。

馬 好，你也不要說了吧，讓我來慢慢地辦。（此時鳳兒拿一份報紙上）

鳳 老爺！周少爺在您書房裏等着您啦！

馬 周少爺來了嗎？請他上這兒來。說小姐也在這兒！

鳳 我說過了，但是他不肯來。

馬 (思索狀) 好，那末我就去罷。(起身入內，鳳兒將報紙遞給嘯蘭)

鳳 小姐要喝茶麼？

蘭 (閱報) 不要。(鳳兒退後，約啞場一分鐘之久，雲龍引周超羣同上)

馬 嘯蘭！你表哥來了。

蘭 (起立露笑容) 表哥來了嗎？請坐請坐。

周 表妹真是用心呵，今天星期日沒有出去逛逛嗎？

蘭 沒有啦！

馬 好，你們倆就隨便在這兒談談罷，我上裏面去有一點別的事情。(馬退，蘭、周均以目送之)

蘭 表哥請坐。

周 表妹也請坐。(兩人同時坐下) 妹妹看的是什麼報？今天有些什麼新聞？

蘭 明報。沒有什麼新聞。表哥要看嗎？(將報遞給周超羣) (彼此看報片刻)

蘭 表哥現在學校裏擔任了多少鐘點功課？恐怕很忙吧！

周 差不多每星期有三十點鐘。唉，教書真是苦事呀，那兒有做學生的時候快活哩？但是我現在還想退回去十年，可是不能夠了！（笑）

蘭 若是表哥能退回去十年，那末世界上的人總是小孩——小孩的天真，就是上帝的天堂——若是能成爲事實，世界現在還能四分五裂嗎？（此時周超羣將心用去想別的事情了，所以囁蘭說的話，他沒有聽及）

周 （眼光對射着囁蘭）哼哼……怎樣？表妹說的是什麼？

蘭 （笑）照表哥今天的神色觀察起來，似乎很有心事。（稍頓）若是有關於我的事情，請你儘管照直說罷，難道我們還有說不出口的話嗎？（周低着頭思索半晌才開口）

周 妹妹！我前天由信裏寄給你的那一首詩，你收到了沒有？

蘭 收着了。（微笑）真是一首很可以感動人的詩呵，當時我本來做了一首詩回你……

周 詩呢？我沒收到呀！

蘭 表哥不要性急啦，聽我慢慢地告訴你：我把詩做好之後，我仔細念了一遍，覺得不好，所以我寄給你……

周 妹妹不要客氣，你的詩有人評過的，是近代不可多得的作品，還會不好嗎？（起立，走近嘯蘭）原稿呢？在什麼地方？可不可以拜讀拜讀？

蘭 （思索狀）恐怕原稿沒有見了。（稍頓）你就不要看了吧！

周 （做出小孩的樣子）請妹妹去找找，我一定要看看啦！

蘭 好，好，不要鬧了。你在這兒坐一會兒，讓我上裏面去找着試試。

周 好極了。（嘯蘭入內後，超羣在室內踱來踱去，約一分鐘久，嘯蘭帶着回憶狀復出）

周 妹妹！找着了沒有？

蘭 對不住，硬記不起來放在那兒去了！

周 這實在是沒有拜讀妹妹詩的幸福。

蘭 不要這樣客氣。若是表哥一定要看這首詩，恐怕是辦不到的了……

周 要怎樣才辦得到呢？妹妹能說幾節給我聽聽嗎？

蘭 (記憶狀) 或者我還能靠着記憶力說幾句給你聽聽。

周 (拍手作喜狀) 好極了，請快說吧！

蘭 咱們坐着談吧。(兩人均就原坐) 我記彷彿是：

『雁呵——如果我是你，定要飛到海邊，悠悠的水，淡淡的天，使我的靈魂永不眠。』

『雁呵——如果我是你，定要飛到喜馬拉鴉山，潔白的雪，峨嵋地山巔，使我的精神活潑新鮮。』

周 好極了……好極了，請往下說……

『海裏的魚，空中的鳥，任你怎樣的聯絡。

樹上的葉，田裏的禾，任你怎麼選擇。園裏的花，懸空的月，任你怎樣愛戀。天上——人間，任你怎樣飛翔。』

周 (拍手) 好極了，難怪有人說你的作品是中國近代不可多得的。(笑)

蘭 以後還有兩句我記不清楚了，就請表哥不要聽罷。

周 不成不成，無論如何要請妹妹費神說給我聽聽！（嘯蘭低着頭，記憶了半晌復開口）

蘭 『何以你總在我的窗前，

朝朝暮暮，

飛來飛去求我憐？

但愛神的使命，

教你我終不能相聯。』

（此時周超羣急得話也說不出來了，只靠在椅上嘆了一口氣，嘯蘭目覩此情倒亦覺得略不自在）

周 （灰心狀）唉——嘯蘭表妹——我已經對你求婚兩次了，今天是第三次——也是末次——

——對妹妹請求婚約，盼望你給我一個確實的答覆。（起立）

蘭 （亦起立）表哥既是明白這首詩的意思，那末我也不多說了。

周 (決斷狀) 好，既是這樣，那末我周超羣再也不向你求婚了；因為我也知道婚姻是不能勉強的，我所以對你數次的請求，不過是表明我個人對妹妹的愛慕罷了；現在你既是始終拒絕，那末只好作爲罷論。總之，求婚是我的自由權，答允不答允是妹妹的自由權，——這兩種特權，誰也不能干涉的！我也很盼望咱們兩人千萬不要因此而失掉從前的友誼。好！再會再會！(免強一笑而退，將帽子忘掉在這兒。囁蘭以目送之，略癡半晌，鳳兒上)

鳳 小姐——問壁吳小姐剛才上咱們這兒來了，因為您給周少爺正在談話，她就走了。

蘭 她對您說了什麼話沒有？

鳳 她說：在您無事的時候，請上她家裏去躺，因為她有要緊的事情對您說啦！(馬雲龍上，見周超羣不在，表示詫異)

馬 什麼……超羣就走了嗎？

蘭 剛走。爸爸不知道嗎？

馬 他先來的時候對我說：今天有許多的話要給你講，爲什麼不一會兒他就走了呢！(稍頓)

想必是你又……

蘭 『來』『去』——這是他個人的自由權，我怎能知道呢？（圍着寫字檯走一圈，似乎要尋找什

麼東西的樣兒）我現在要上問壁吳女士那兒去一躺，若是明報的胡先生來了，就請他在

這兒多坐一會兒，我即刻就回啦。（馬雲龍叉着手——踱來踱去，很冷淡的態度對蘭說）

馬 好，你去罷！（蘭退後，馬雲龍嘆了一口長氣，坐在沙發椅上，順便拿起一張報紙看，忽然電

話鈴響，雲龍接過）

馬 喂！馬宅，你們那兒……哦，你是運祥兄嗎……我就是雲龍吓哈哈，久違久違……什麼事要

聘請我去充當經濟教授嗎……太客氣了，不見得不見得我說，我現在『交易所』的事情實

在非常忙，還是您老兄另請高明罷……況且我現在在『交易所』裏幹慣了事情，再教我重

上學校裏去做苦工，這是決計不成的……你老兄的精神自然是好極了，我怎比得上呢……

……沒有……好，好，改日見。（馬雲龍放下聽筒時，鳳兒上）

鳳 老爺——胡老生來了。

馬 他來了嗎？請（鳳兒退後，明報的記者胡天民拿着一個軟皮包，執着一枝手杖，身穿西服，帶着新聞記者的神色上）

胡 （與馬握手）馬先生今天沒有上『交易所』去辦公嗎？

馬 （一面接過胡天民的手杖帽子等物，一面說）今天因為沒有多的事情，所以沒有去。請坐請坐。（賓主就坐）今天天氣很好。

胡 今天天氣不錯。昨天晚上您在商會裏的那一篇演說真是慷慨淋漓，盡美盡善，不但做晚輩的得了很大的教訓，我想昨日在座的諸位聽衆，幾乎沒有一位是沒有受感動的。我昨天已經派了一位別的同事，把您所說的都記下去了，或者在明天的報上就可發載出來。

馬 費心費心！這一次籌款贖路，是咱們中國人人應盡的天職；咱們在外交上的信用如何，在國際上的地位如何，全靠咱們中國人這一次能不能一口氣把這條鐵路贖回。這樣看起來，這一次籌款贖路，並不是贖回一條『死』的鐵路，實在是贖回咱們中國人的『人格』，增高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因此，咱們大家都應該盡盡責任；而尤其以你們新聞記者鼓吹的責任爲

最重要。(鳳兒送茶上)

胡 (很佩服的樣兒)對對。您說的這番論調，很可以做現在這些籌款贖路的一個正確的宣言。

(此時自然抽煙捲)令愛——囑蘭沒有在家嗎？

馬 她上間壁有一點事情去了。請坐一會兒，她即刻就回來啦。

胡 是，是。囑蘭的文學在中國近代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呵！

馬 小女天性嗜好文學，做出來的東西勉強可以看看就是；至於她的作品是近代不可多得的，也未免言過其實罷。(稍露冷笑)

胡 平心而論，也許我對於囑蘭有一點感情的作用，因為我自從給囑蘭交往以來，幾乎無時不羨慕她，甚至……(說至此處，陡然而停，轉笑容，似乎把他對於囑蘭求婚的意思由他臉上的機變表露出來了)……您老伯想必早知道我對於囑蘭的意思了……

馬 我：我？我不知道！您是什麼意思？

胡 (露出輕浮的樣兒)我不相信。我想您總知道一點吧？(此時天民立起來了，雲龍亦隨之立

起)

馬 (稍露莊嚴) 天民——我現在對你『打開窗子說亮話』請你不要胡思亂想罷。像你這樣的青年，正應該在社會上規規矩矩的幹點事業，不要鬼鬼祟祟的想些冤枉心思。我現在老實對你說，嘯蘭對於你提及的婚事……

胡 (覺得非常不自在)……她……她對於我請求的怎樣吓……

馬 她早已表示拒絕了!

胡 她是真的不答應嗎?雲龍伯伯!

馬 (稍溫和) 天民先生我不能冤你呀!她快要回來了，你可以當面問她吓。(此時胡天民非常失望，然在他心裏還抱着不達到目的不罷休的主義)胡先生——請你想開一步，天下幾多多才多藝的婦女，何必你一定要在嘯蘭身上用心思呢?

胡 (低着頭，沉思了半晌) 伯伯!我以爲世界上的婦女，都沒有嘯蘭好，還求您以『父親』的資格來勸勸她，或者她不好意思違却您的命令，也許答允我的請求亦未可知的。

馬 (不耐煩狀) 噯——(音拉長)——你幹嗎說出這些『老古董』的話來了！(稍頓)從前我本

來是很器重你的，因為你在報上發表的意見，我非常滿意。在你們的貴報上，我也時常看見『某人強奪他兒女的婚姻權』的新聞呀；你們在報上也時常罵某人太專制呀，太守舊呀！爲什麼你今天叫我用『命令式』的態度來對待噶爾呢……胡先生……況且你自己在報上也說過：『愛情是神聖的，決不能容納別的東西在裏面。』……你今天怎麼啦……？(胡天民聽了馬雲龍這段譏刺他的話，不覺因慚愧而恨怒)

胡 (強硬狀) 馬先生——您既對我『打開窗子說了亮話』，那麼我現在也不能不乾脆對您說……

馬 (怒) 怎樣……你胡天民敢把我怎樣……

胡 (稍和平) 我說馬先生，咱們還是客氣些好吧！俗話說得好『和氣生財』，您對我和氣一點才可以生財，不然……(作冷笑)

馬 不然……怎樣……？難道說我有什麼短處在你胡天民手上麼？

胡 (冷笑) 差不多有一兩件!

馬 (怒氣沖沖) 你……你趕快說……什麼短處……你今天不說,你也不能算人了!我……我決不……

胡 (強笑) 老先生——何必這樣生氣呢?我剛才說的話太對不住您了!

馬 不成不成我爲人『光明磊落』那個不知,那個不曉……?你今天非交出我的錯處來,決不讓你出去!(做出要動武的樣兒)

胡 您老先生真要我說嗎?

馬 ……你不說不算人!

胡 (強硬) 你既強迫我說,那我只好不客氣了!

馬 你不要鬧這一套,你儘管說,我……我決不怕你!

胡 乾脆兩句話就可以宣佈你的罪狀……

馬 ……那兩句……快說!

胡 你辦的『交易所』就是包辦煙土的總機關，你自己所謂經理者——社會上素仰望的馬雲龍先生——亦不過是一個鴉片煙大王罷了！（馬氏聽到這兩句話，知道自己的祕密事業已經給胡天民完全知道了，不覺驚怒交集，然而在他的態度上還是鎮定不慌）

馬 你……你胡……，胡謔……：你有什麼的確底憑據……：你若是拿憑據不出來，你……：你毀謗我的名譽，我定要給你上法庭打官司……：

胡 你要憑據嗎？（冷笑）哼……：你寫給吳老三的那封信，不可以他一個很強硬的憑據嗎？（稍頓）我當初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就想到報上將你的祕密完全披露出來，打破你的『假面具』，也可以使社會上知道所謂『交易所』者，就是這麼一回事；社會上素仰望的馬雲龍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無奈我給你的女兒——囑蘭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才埋沒了我們新聞記者『有聞必錄』的天職！（言到此處作欲走勢）現在你既是不體恤我，那末我只好將你給吳老三的那一封原信，在明天的報上宣佈出來……：好，咱們明天見罷！（此時馬見胡敘說他的祕密句句是實，不能不讓步了）

馬 (急轉笑容) 胡先生——不要走……何必這樣生氣呢？就是我有對不住的地方，亦請你原諒，就是你有過火的地方，我也決不見怪。咱們都是自己人。你給蘭，是很好的朋友，我和令叔又是幾十年的老交情，何必反起臉來給外人恥笑呢？至於蘭訂婚約的事情，我總竭力幫忙。(此時胡天民的臉漸漸變溫和了)總可以使你將來滿意。請坐請坐。你請放心吧！(將胡的帽子……放下，各就原坐)剛才我不過是給你開個玩笑，你竟認真了嗎？哈哈……哈哈……人說『青年人血氣燥』真是一點兒不錯……哈哈！

胡 (笑容) 咱們既是自己人，那麼我也沒有什麼可說了。我剛才對不住您的地方，亦請包含。我給蘭妹妹的事情，還是要請您老伯成全成全……

馬 放心放心。我總竭力幫忙。

胡 致於您老伯的事情，那末也請放心……(此時蘭女士上)

蘭 (與胡握手) 密司特胡——對不住，你來了好久嗎？

馬 胡先生已經來了半天，你剛回嗎？

胡 剛來一會兒，密司馬上外面去了嗎？

蘭 我上間壁去了一會兒。

馬 你們倆就在這兒隨便談談吧，我現在有一點別的事情要出去一遭。胡先生少陪了。（與胡

握手作別狀，胡蘭均以目送之，然後賓主就坐）

蘭 今天你很忙罷！

胡 不很忙。因為明天的稿，我已編就了。（此時兩人的眼睛相對，表顯一種極不自然的態度）我

說：嘯蘭——我給你的那一封信，你收到了沒有？

蘭 收到了。

胡 你現在可以給我一個答覆嗎？（嘯蘭低着頭沉思半晌不語）

蘭 咱們現在談談別的話，這個問題以後再討論吧！

胡 我是一個性急的人，你也是知道的。無論我求別人一件什麼事情，我很盼望當時就給我一

個確實的答覆。嘯蘭——請你現在就答允我吧！

蘭 等你回去之後，我再由信裏答覆你，好不好？

胡 好不好，那太麻煩了！最好是現在就告訴我！（此時周超羣站在門裏窗子旁邊，暗聽胡蘭

兩人的談話）

蘭 （做出難爲情的樣兒）你既是現在一定要我在這時候答覆你，那麼我只好謝謝你……

胡 （立起作喜狀）你既是肯答允了我的請求，何必要這樣客氣呢？

蘭 （正顏立起）喂！胡先生……我是謝謝你的這番好意，並不是答允了你的要求，請你千萬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

胡 （立刻轉色）什麼……？你剛才不是答允了我嗎？蘭！你今天怎麼啦？

蘭 請你不要聽錯了我的話罷，我剛才才是謝謝你的好意，決不是答允你的要求，你明白了嗎？

胡 （沉思半晌）蘭！你真是不答允我的請求嗎？

蘭 我說話向來是不撒謊的。因為我認爲婚姻是雙方愛情的結晶，是決不能勉強的；你的學問固然是不錯，但終只能做我的『良師益友』，決不能做我的……（此時胡天民表示很不樂

意的樣兒)好,你也不必爲這件事情著急吧,咱們倆現在一塊兒出去逛逛,好嗎?(胡天民低着頭不理會)你不要這樣吧,我雖然拒絕了你的婚約,但是咱們的『友誼』還在吓!『胡天民的眼珠向蘭一橫,表示一種侮謾的態度)

胡 蘭女士——今天我才知道你是這樣一個寡情薄義的人呀,你做的文章,我總是誇獎頌揚,——說你這樣好,那樣也好——哦,現在把你捧上台去了,你居然不認識我胡天民了嗎?

蘭 (稍怒)嚶——天民先生……這是什麼話(稍頓)原來你還是帶着『假面目』嗎?你說我的文章好還是有『目的的』嗎?(悔恨交集)若是我早知道你是帶着(假面具),我就早應該……(跌脚)

胡 (拿了帽子手杖等物在手)好……我現在限你在兩天內給我一個確實的答覆……不然,你就請看我的最後手段……

蘭 你還敢把我怎樣……?

胡 我就要在報上毀壞你的名譽,同時還要宣佈你父親『鴉片煙大王』的罪狀……(言畢欲

走，遇着周超羣擋住他的出路）

周

唉！我絕沒有想着神聖的新聞界裏有你這種不顧廉恥的人！『有聞不錄』已經犯了『新聞記者』的信條，而你現在竟敢用『新聞』來強迫別人的婚約！——你這人簡直該死！照你這種行為看起來，簡直比強盜還凶惡。我今天要給你個厲害，本來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自信『人是可以爲善，可以爲惡』的。照你的外觀看起來，若能改過自新，將來很可以替人類辦些有益的事業。（稍頓）至於嘯蘭女士不答允你老兄的婚約，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這是他個人的自由權，你怎能強迫她呢？我自己素來是很羨慕嘯蘭女士的，也對她求過好幾次的婚約，始終未蒙她允准，然而我絲毫不介意，因為婚姻是男女的終身大事，決不能勉強的。——我這番話是給你老兄一個忠告，並不是怨恨你，也不是要恐嚇你，盼望你老兄仔細問問自己的『良心』，趕快醒過來吧！（胡天民聽了這段話，做出似覺悟非覺悟的樣兒，低着頭沉思了半晌，歎一口長氣，走到門口，又回轉頭來呆了片刻，復向嘯蘭深深地看了一眼，——這眼中間似乎表示有無限的懺悔，然後才往外去了。）（此時嘯蘭回想自己已往的經過，

和現在的情形，反覺不自在。同時對於周超羣表示一種不可言喻的態度——感激。

蘭 超羣哥哥——你不是早走了嗎，爲什麼回來呢？

周 我先走的時候，將這頂帽子忘掉在這兒，我特殘地來拿帽子的，恰巧遇着這位「新聞記者」在這兒給你鬧起來了，我就順便站在外面聽了一會兒。嘯蘭妹妹——不要緊！設若他在報上毀壞你的名譽，我一定在別的報上替你辯護！照他剛才臨走的情形觀察起來，彷彿是有一點「良心」發現了。妹妹看出來了沒有？

蘭（感激狀）表哥你今天實在解了我很大的危險。我不知道我要怎樣才可以報答你。你剛才勸胡天民的那段話，不但感動了他，就是我也受了很大的教訓；因爲我自己往往在無意中顯出驕傲來了，——這是我自己的天性，盼望表哥還要原諒。（說到此處，沉思了片刻，向周超羣臉上看了兩眼，弄得周反覺得莫明其妙）我……我現在有意要答允表哥從前的「要求」……（說到此處，略顯害羞）表哥的意思怎樣……

周（迴憶狀）妹妹！你說的是什麼？我並不十分明白！（嘯蘭吞吐了半晌）

蘭 我現在情願……(笑中含情)

周 情願什麼……這怕什麼……說……說……

蘭 我很情願答應你的婚約!

周 (稍頓) 唉! 妹妹——請你不要太受了感情的衝動! 我知道妹妹現在所以答允我的婚約, 完全是受了感情的使命。你以為剛才我替你解決了這件小小的事情, 你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報答我, 所以勉強要答允我從前的「要求」, 是不是(稍頓) 但是妹妹須知道我是決計不要一個偶然受了感情使命的人, 來答允我什麼事情, 因為偶然的感情是像「風前燈瓦上霜」一般, 是最容易消滅的, 我所要的是……(此時鳳兒由內台臉色惶惶急忙跑上)

鳳 小姐——小姐……老爺……老爺被……被審廳……捉……捉去了……

(全場驚亂時閉幕)

——完——

本劇實演地點——第一次在北京協和醫學校大禮堂; 第二次同上; 第三次在北京清華學

校大禮堂。

新人的生活

全劇登場人物

曾道章——資本家——震華紗廠的總經理，年五十。

曾玉英——道章已出嫁的姪女即黃平和之妻，年廿三。

曾家的聽差。

黃平和——社會主義者，兼『人道日報』的主筆，年廿六。

劉寄塵——陸軍團長，年約三十。

王老三——震華紗廠的工頭，年約五十四。

時代——現在，九月。

地址——中國中部的一個大城鎮。

衣裝——中秋時候的衣服。

新人的生活

第一幕

佈景——曾道章住宅的會客廳。堂中置一西式的小圓桌，上面放有花瓶，雪茄，火柴等物。

圓桌的兩側，置有沙法椅兩把，和別的幾把西式小椅。壁上掛的是西洋油畫和相片。開幕時，曾道章坐在沙法椅上看報，曾玉英手上拿着一把小洋傘，面帶愁容，從外面進來。

玉

伯父吓！天道德維持會裏也正式把他的名字除去了，因為他們怕將來要受他的牽累。

道

這也難怪道德維持會裏要這樣的待他，因為平和……（曾玉英的丈夫）自從『五四』以後

太胡鬧了：不是今天主張『社會主義』，就是明天鼓吹什……麼……什麼過激派（帶冷笑）

現在鬧得好呀，職也被人辭了，道德維持會裏也除了名。昨天的報上說：現在有人要暗中捉

拿那些提倡社會主義的人……況且你那丈夫去年已經坐過了六個月的監牢，如果再

拿着了他，（轉肅嚴狀）恐怕一定要鎗斃了！

玉

（驚狀）提倡社會主義的人……有這樣大的罪嗎？

道

（正色）可不是嗎？你想『社會主義』是主張『公妻』……『仇父』……如果再不用『鎗斃』的

刑法處治他們——這些胡鬧的東西，那末中國將來還得了嗎？

〔着急〕照伯父這樣說，那末平和的性命豈不是非常危險嗎？

道 豈止他危險，恐怕你也要……

〔疑惑狀〕沒有這樣厲害吧？

道 〔正色〕玉英！我是你的伯父，難道還會欺你嗎？〔稍頓〕你自己仔細想想：如果不像我剛才說

的這樣厲害，那末，明新大學的張校長爲什麼要辭你丈夫的職？道德維持會裏又爲什麼要

革去他的名呢？難道他們都是瘋了嗎？〔玉英點頭〕

玉 那末，我希望他自己趕快明白過來才好哩，要不然我就也要被……

道 〔咬牙切齒〕什麼！他還會明白嗎？我老實告訴你：他們主張社會主義的人，是好比我們抽

大煙的人一樣，只愁不上癮，上癮之後，是決計不能戒脫的。

玉 〔着急〕那末我現在應該怎樣辦呢？

道 〔思索片刻〕照我看，你還是聽我前天勸你的話最好。

玉 (迴憶狀) 你的意思就是叫我與黃平和離婚,然後再與劉團長結婚嗎?

道 是吓!劉團長——你也是見過他兩次的——只比你大六七歲,人也生得很魁武的,決不像黃平和那樣瘋瘋癲癲的。他雖然長得三十歲,可是還沒有娶過媳婦啦!況且他又是軍界裏很有勢力的人。現在他雖是團長,可是他不久就會升爲旅長……師長……因爲他還是陳巡閱使的乾兒啦!

玉 陳巡閱使的乾兒嗎? (思想片刻) 我想與平和離婚,始終是一樁不好的事情……爲什麼?

玉 因爲他自從與我結婚之後,從來沒有罵過我,待我也不錯,並不是像別人的丈夫待他們的媳婦,總是掛着兇猛的臉兒;不是今天打她們,就是明天罵她們。可是我最恨平和的,就是他不肯積錢,總是將錢給那些窮人,或者捐給那些平民學校……我看這些錢都是冤枉花的。他雖然是這樣地亂鬧,可是我很不願意與他離婚…… (此時連生上)

連 老爺!剛才老爺打電話過來說:請你現在不要出門去,因爲他即刻就要上咱們這兒來啦!

(會道章點頭)

道 (用最溫和的聲音) 玉英！你須要知道你自己現在的危險呀，我因為受了你父母臨終的重託——他們當時囑咐我的話，到現在我還不能忘記！所以對於你的事情，我不得不萬分謹慎。若是你將來出了什麼危險，我怎對得起你已死的父母呢？(稍停，轉厲聲色) 現在你自己既是不聽我的話，那末只好聽你自便。不過以後若是鬧出什麼危險來了，你千萬別要我啦！也切莫後悔啦！(做出要走的樣兒)

玉 (思索) 伯父吓——請你不要動氣，我……我現此決計聽您的話，任憑您怎樣辦吧。

道 (轉笑容) 這就是聽話的孩子了。

玉 (稍停頓，低着頭，兩眼看着地) 可是劉團長究竟娶過媳婦沒有？

道 這件事情你且放心，我的確知道他是沒有娶過媳婦的。如果將來你查出他是娶過媳婦的，那末我怎對得住你呢？

玉 既是伯父這樣地說，(稍停，低頭弄衣裳) 那末我什麼時候與平和離婚為最好呢？

道 最好，你現在就去叫他上我這兒來，因為我們無論幹什麼事情總要「打鐵趁熱，說幹就幹」

……(連生上)

連 老爺劉老爺來了。

道 劉老爺來了嗎？快請！

玉 那末我現在就去。

道 最好快去快來，(玉英退後，劉寄塵——團長——穿套軍服，掛着指揮刀上)

劉 曾老先生——事情怎樣？她答允了嗎？

道 團長請坐。她剛才已經實實在在的答允了，現在已經去叫黃平和上我這兒來與她當面離婚。

劉 (笑容)好極了！我真是很感激您的……

道 豈敢，豈敢！您在生意上幫我忙實在不少，譬如去年那五十箱煙土，不是您貼了軍用品的封條，還能到得了這兒嗎？現在您既是愛上了我的小姪女兒，我還好意思推却嗎？

劉 哈……哈哈……哈，你令姪女兒再不致於有什麼變遷吧？

道 團長請放心。自從您前天送了那些裝飾品給她之後，她對您就有一點意思了，加之我再用長輩的牌子來教訓了她一頓，所以現在完全成功了。

劉 既是如此，我現在就應該去租一間洋樓，免得您的姪女與我敵內住在一塊兒，時常噪噪鬧鬧，因為敵內的脾氣是很壞的呀！

道 這件事情您……您務必謹慎一點，因為我對玉英說您是沒有娶過媳婦的。（沉思片刻）最好是就暫住在我這兒罷。我後面花園裏還有幾間屋子空在那兒。就是我有什麼事情要找您幫忙，也方便多了。

劉 那就更好了。致於您的事情，我現在愈要認真辦理了。因為從前我們不過是朋友，現在却是『翁婿』了哈……哈哈……哈……（大笑不已）

道 （笑容）『翁婿』之稱就不敢當了！但是我的煙土生意現在很不好做了，因為近來官廳禁止太嚴。

劉 這請您放心。官廳禁煙不過是官樣文章，禁止那些平常的百姓罷了，還能禁止得我住嗎？
要我把軍用品的封條一貼，誰敢動啦！

道 是吓！您們在軍政界辦事，就是有這些好處。（吸煙）

劉 今年您紗廠的生意怎樣？

道 比較起來，比去年稍微好一點。

劉 現在裏面有多少工人？

道 有一千三百多人。現在僱工人，是要比從前難得多了呀，從前不過幾個銅子一天，現在呢，兩毛錢一天，他們工人還嫌少了咧！

連 （拿黃平和的名片上）

道 （向連生）他們來了嗎？請（轉向劉）現在黃平和已經來了。
劉 來了嗎？

道 請你暫時上我書房裏去休息一會兒，好嗎？

劉 很好。(劉退後，黃平和身穿西服與玉英同上)

黃 (笑容) 曾先生今天有什麼好事叫我貴紗廠裏沒有什麼特別的新聞嗎?
道 (做出要理會似不理會的樣兒後，轉向玉英) 你還沒對他說嗎?

玉 沒有。

黃 (向玉英表示詫異) 你們究竟有什麼事情?

道 請坐。請你上這兒來就是要提議……

黃 提議什麼?

道 玉英要……

黃 玉英? 她要怎樣吓!

道 玉英要與你離婚……

黃 (立起來) 什麼! 離婚?

道 是吓, 離婚!

黃 (做出莫明其妙的樣兒) 什麼人要離婚?

道 (不耐煩狀) 你爲什麼總是有些神經病? 我先就對你說過是玉英要與你離婚, 你還裝腔賣
傻嗎?

黃 (對着玉英看看) 哦! 原來是玉英要與我離婚嗎? 既是她要與我離婚, 爲什麼要我對我說呢?

你是誰……

道 我是她的伯父!

黃 她的伯父有權柄叫她與我離婚嗎?

道 什麼! 她的伯父沒有這種主權, 那末誰有呢? 况且她的父權母權已經交給我……

黃 (冷笑) 你們只知道『父權』『母權』, 却把玉英自己忘了。老先生! 請你不要鬧錯了。玉英并不

是一塊『木頭』, 乃是一個『人』! 呀! 她既是一個『人』, 當然有她個人的『主權』, 爲什麼你要強
奪她的主權呢?

道 (詫異) 我何曾奪了她的『主權』, 你們這又是講……

黃 老先生——請您不要當面撒謊罷。明明是你剛才奪了她的主權。
道 我沒有吓！

黃 你既是沒有強奪她的主權，那末爲什麼要我對我說：她要與我離婚呢？

道 (向玉英) 噯呀！鬧了半天，還是要你自己對他說。去！不要緊！大膽對他說，他還敢把你怎樣嗎？
唉！真是有點神經病。

玉 (向黃) 因爲你的行爲現在大受社會上的批評，所以我現在也要與你離婚了。你……你願意嗎？

黃 問我幹嗎……最好是問你自己……

玉 我自己很願意！

黃 你自己是真願嗎？

玉 我的確再不願跟你在一塊兒過日子了！

黃 這是你心裏的話嗎？

玉 是。

黃 既真是你自己願意，那末我還能拘束你嗎？着算我能拘束你的身體，我也不能拘束你的心呀！我強迫你不要與我離婚，那是侵犯你的『人格』——是最無人道的事情，我是決不幹的。不過我很盼望你從今日起，要做個『真人』，把你自己的主張拿出來，萬不要做一個木頭彫的，泥土堆的『人』，任憑別人愚弄！（從袋裏拿出一本書來）我這裏有一本書，送給你做紀念，好嗎？

道 （向玉英）你要他的書幹嗎？況且你的父母從前又沒有給你念過書……

黃 請你少開口罷！

玉 我用不着……

黃 既是你不要，那末我就要走了。你所有的物件，你自己或差人來取都可以。唉！真是可憐！再會！再會！（言畢欲退）

道 喂！來……來……你就這樣地走嗎？

黃 曾老先生！我還欠你什麼東西麼？

道 我們一塊兒上警察廳去！

黃 上那些無用的地方去幹嗎？

道 上那兒去，我們可以在法律上存一個案，免得以後有糾葛……

黃 法律是件『死』東西，我們是活活的『人』，爲什麼要受死東西的支配呢？真是自尋煩惱！（言畢急急而退）

道 （向玉英）難怪社會上的人都說他有點神經病，今天看他這種行爲真是一點兒不錯。現在你既是已經與他離了婚，無論他將來怎樣地危險，與你是完全無關係了。從此以後，你就要過快活日子了！

玉 （做出要喜不喜狀）快活日子……？（連生上）

連 彭施善先生來了電話：問老爺在不在家，我回報他說『在家』，他又說他即刻就上咱們這兒來。（道章點頭，連生退）

玉 彭先生是慈善會的彭先生嗎？

道 是吓！你怎知道他？

玉 伯父！請你不要同他時常來往罷，因為這人太沒「良心」。

道 爲什麼？

玉 不要談吧，談起來真是叫人寒心呢，我們隔壁有一個胡大夫，家裏很有幾個錢，不幸他替別人醫病的時候，得了一種傳染病死了；所以他臨死的時候，就把她的媳婦拜托給這位慈善家彭施善先生，因為彭是胡大夫最知己的朋友。誰知道這位慈善家見財心黑，用了許多無人道的心術，把這位寡婦的錢財都驅到自己手中來做販賣鴉片煙土的本錢。哼，他現在倒發了財，時常也捐幾個錢到慈善會裏，爲的是要使社會上的人都承認他是一位慈善家，決不會幹什麼壞事情。聽說舊年這位可憐的寡婦已經在警察廳起了訴，但是彭先生花了許多的運動費，把官司打勝了，所以這位寡婦的冤，還是無從申起呀。後來因為着多了急，她去年冬天就死了。唉！您看可憐不可憐？您看這位慈善家是不是慈善家呀？

道 哦！他還有這麼一回事嗎？你……你怎知道的？

玉 是那位寡婦從前的梳頭媽媽告訴我的。

道 照你這樣說：彭施善這人是太豈有此理了！他現在還是在做鴉片煙生意嗎？

玉 聽說他還在做呢。

道 噯呀！他這人真是太愛財了，這種賣大煙的錢是不道德的呀，也是很危險的呀！這種錢還能

賺得的嗎？大煙是最害人的東西呀……我生平最恨這些做大煙生意的人。為何不把自槍斃

玉 我也是這樣。（連生急忙上）（遠遠地聽着外面有羣衆喧嘩的聲音）

連 （驚狀）老爺！門口來一大羣工人要見老爺！

道 （詫異）什麼！有許多工人要見我？全在門口嗎？（驚慌時閉幕）

第二幕

佈景——曾氏的後花園。有走道通玉英的寢室。由她寢室的窗內可以看見園裏的鮮花。

園中置一花園裏慣用的小桌上，面放有酒瓶等物，兩邊還有幾張籐椅，無一定的秩序放着。開幕時，寄塵和玉英正在飲酒暢談，寄塵已帶九分醉色。

玉 你少喝一點罷！

劉 (帶醉色)不……不要緊！你也喝一杯不？

玉 我……我不會喝酒。

劉 (大笑)哈……哈哈……哈！你別的本事都不錯，就是在喝酒上差一點，比如前天晚上，你僅僅喝了那一點兒白蘭地，後來在牀上就說起酒話來了。哈哈……哈……哈哈……

玉 沒有罷？我素來不說酒話的。

劉 往往喝醉了酒的人，不知道他自己說的話，幹的事。我還記得前年我們在長沙開戰之後——
——噯呀！那一次我們打死的人真是不少吓——沒有什麼事情幹，每日只想喝酒，玩花姑娘

子……，但是在那個時候沒有多的錢……

玉 沒有錢還成嗎？

劉 哈哈！你真是不知道我們當兵的威風啊！（做出洋洋得意的樣兒）

玉 你們當兵的有什麼威風？

劉 我們穿了軍衣的人，隨便走到什麼地方喫東西，或買物件都要比平常的百姓要占便宜些；所以現在往往有冒充軍人的事情發現，也就是這個緣故。

玉 穿了軍服的人，就要少花些錢嗎？我……我不相信。（疑惑狀）

劉 我前天給你的那副金手鐲，你知道是怎麼來的嗎？

玉 你不是說從金店裏買來的嗎？

劉 （搖頭）不是！我還是去年在那兒拿來的。

玉 （驚訝）什麼，拿來的別人不向你要錢嗎？

劉 （冷笑）要錢？他們怕不怕這個東西（從袋內取出手鎗一枝）這就是我們當兵的『搖錢樹』！

玉 給我看看！(從劉手上取過手鎗去)

劉 (媚笑)你若愛這枝手鎗，我就給你吧。

玉 那末，你自己呢？

劉 我這兒還有一枝啦！(又取出手鎗一枝)

玉 (玩手鎗)我不要……我看這手鎗是很可怕的東西。我……我不要，還是給你吧。我很情願接着聽你講在長沙開戰後的事情啦。

劉 談上什麼地方來了？(作迴憶狀)

玉 正談在『沒有錢喝酒』的那塊兒。後來想了什麼法子呢……

劉 哈哈！對啦——我們……候着夜晚街上人靜了的時候，我就同了五位弟兄，都拿着手鎗撞進了一個錢號，拿了一千三百多塊錢……

玉 (驚訝)那錢號的人不會喊嗎？

劉 喊我們把手鎗對準了他們還敢動嗎？

玉 噯呀！你們當兵的不怕法律麼？

劉 哈哈……你說的全是些外行話……

玉 怎麼？

劉 你須知道法律只能管那些平常的百姓，還能管得住我們當兵的嗎？

玉 哦！原來法律也不能管你們當兵的嗎？

劉 （稍轉低聲）喂！這些話我對於外人是平常說的，因為咱們倆是夫妻，才不妨談談，盼望你……
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啦！

玉 你們當兵的真是叫人可怕得很！從前我不知……道你們是怎樣的『威風』！原來你們還是這樣一個……

劉 （得意狀）現在我還不算『威風』，等我將來做了督軍，你才看我……（靠在椅子上啣啣咕咕，做出種種的醜態）噯！我的頭有點兒痛嘍……噯……噯……（作吐聲）

玉 怎……怎樣？我叫我少喝點酒，你偏要多多地喝，怎……怎好……

劉 不要緊，你上裏面去照拂弄一點水菓來給我喫罷。讓我在這塊兒躺一會。

玉 你還是上裏面去吧。

劉 (搖頭) 不要，這兒很好。(玉英退後，劉寄塵仍然閉着眼靠在椅上。此時曾老頭手上拿着報紙，怒氣冲冲的上)

道 寄塵！你怎麼啦！看……看……這……這『人道日報』上……豈有此理！這是什麼話？(一面說，一面弄鬚鬚)

劉 我剛才喝多了一點酒，覺得很不舒服，您爲什麼這大的氣……您在報上看見什麼？

道 (怒) 他……他這個東西真是豈有此理，現在還罵起我來了……？

劉 什麼罵您誰……誰現在社會上的人都是很佩服您的呀！因爲您替社會上辦的慈善事業真是不少，誰還敢罵您啦？

道 (頓定) 是吓。可是那個不懂時事的黃平和獨獨要給我爲難……我真是不懂……

劉 (迴憶狀) 黃平和他不是玉英從前的……

道 是呀。他就是那個鬧過激派的……

劉 他在什麼地方罵您？

道 報紙上！

劉 聽說從前報上不是不登他的文章嗎？

道 是吓……但是他現在已經做了『人道日報』的……總編輯。

劉 他在這報上怎樣的罵您？

道 他罵我……我與某團長攜手呵，什麼……壓制工人呵；又是什麼把自己的姪女兒做人情呵……

……——這些亂七八糟的話！

劉 (怒狀) 真的嗎？他有這大的狗膽嗎？恐怕這一次您紗廠裏罷工的事情，難免不是受了他的影響罷？

道 可不是嗎？到今天紗廠已經罷工有四天了……若是再繼續的下去，那還了得嗎？

劉 是吓。我們要想個法子強迫工人開工才好呢。(此時連生拿着一封書信急上，玉英在她的

寢室窗內窺聽)

連 劉老爺——這兒有一封信。(寄塵接過信來)

劉 (看信。玉英注意) 呀這……這……誰來的……?

道 是什麼人來的信呀?

劉 我也不知道是從那兒來的……這……這……信寫得……寫得很不清楚。請您替我看一看罷!

道 (接過信來帶笑容) 你連一封信也看不明白嗎?

劉 我們當兵的從來也沒有念過書，怎能……(道章閱信)是誰寫來的?

道 (急狀) 噯呀! 糟了! (玉英在窗內表示詫異)

劉 什麼事呀?

道 你家裏的夫人已經知道了你與玉英結婚的事情，并且罵我不要臉……想做鴉片煙生意，把自己的侄女兒……她現在要你趕快回家去，不然她就要上這兒來亂鬧，這怎……怎得了!(頓足)

劉 (驚惶狀) 真的嗎? (垂頭思索片刻) 請您不要着急, 她不來更好, 實乎她來了, 就說我不在這兒, 好麼?

道 你這話倒不錯。可是這事情鬧給玉英知道了, 那越發了不得! (玉英趁會劉未防而上)

玉 (痛恨狀) 伯父! 我已經知道了!

道 (假裝不知) 玉英——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 我可是知道黃平和登報罵我嗎? 哈哈……

……哈哈……——你真是孝順我呀……

玉 你……你……你是我的伯父嗎? (傷心)

道 (疑惑狀) 你……你這孩子怎麼啦? 我你也不認識了嗎? (玉英做出悲, 恨, 憤, 悔的樣兒)

劉 玉……玉……玉英——你……你今天怎麼啦! 病了麼?

玉 (對道章) 你是我的伯父嗎? (看道章全身一看表示一種疑惑的態度) 不……不……是罷?

道 孩子! 我真是您的伯父……你瘋了嗎?

玉 (悲恨交集) 噯! 我到今日才知道你們做長輩的真面目, 原來你們做長輩的, 還是這樣的……

……做長輩……唉——太……太晚了……還……不如……(言時頓脚，做出大夢初醒的樣兒)

連 (急上) 廠裏工頭又要見您，老爺！道 章未及留意。

道 (急狀) 寄塵！你……你趕快扶她上屋子裏去休息吧！她一定是得了一種急症，所以才胡

說八道……趕快派人去請大夫……去……去……寄塵扶着玉英退後，道 章轉向連生）

什麼！工頭又要見我王老三嗎？

連 是。

道 叫他進來！王老三穿着工人制服上，王老三，你們今天爲什麼還不開工？

老 我們這一次罷工，實在有不得已苦處，總還——是要求您開恩，發點慈悲心，允准我們工人

的請求；因爲我們并不是有意要與總理爲難，實在是爲着自己過日子地打算，不能不請求

總理加一點工錢，——在總理這邊不過是一點小小的意思，可是在我們工人這邊，實在是

莫大的恩典。

道 (莊嚴狀) 王老三！我從前看你是一個年長而且誠實的人，所以才叫你做工頭，誰知你到現

在還是一個不識好歹的東西……！

老 (戰戰兢兢) 並不是小人不識好歹，實在是工錢太少了……。

道 (大怒) 你們這些東西真是些賤骨頭，從前我們沒有開辦工廠的時候，你們都是閒着沒有事做；現在我們拿了極大的資本來冒險開辦工廠，爲的是叫你們都有點工做。到了現在，你們不但感激我們這番好意，而且反要有意與我們搗亂——什麼工錢少了啊，鐘點多了啊！我老實告訴你們說吧：若是你們想享福，那末很可以像我們這樣地坐在家裏，爲什麼又要上我們這兒來做工呢？

老 我們實在是窮壞了。倘若不窮……也不至……總理……

道 這不絕了嗎？你們既知道窮就應該勤快做工啊，不要爭別人的工錢才好，爲什麼還要罷工呢？(稍停) 王老三——我現在簡單與你說：若是你們願做工，明天就開工；不然，你們都替我滾蛋！我的工廠不開了，讓你們這些賤東西餓死去！

老 (驚惶狀) 噯呀！總理，您不開了嗎？那可是……幹不得……

道 你們這些不懂事的東西，既是這樣的與我搗亂，那我還開工廠幹麼？我不會把我的錢存在外國銀行裏，每年干干淨淨取些利息，豈不妥當又簡事嗎？何必要……

老 (哀求聲) 總理——請您做好事罷……那……那……那是千萬使不得的……請您可憐可憐我們罷！

道 那末你們明天開工吓！

老 總理——若是不達到我們工人『所求的』，『要想我們開工是辦不到的，因為我一個人不要緊，我們全體弟兄們的『人格』要緊！

道 (藐視狀) 什麼『人格』？(轉冷笑) 哈哈……你們還有……你們還知道『人格』啦！(音拉長)

老 (激烈) 什麼！你這說的是什麼話？我……我們工人連『人格』也沒有嗎？不算『人』麼……？太豈有此理……我們將苦力換錢，爲什麼沒有『人格』……！(正說此處，道章走過去，怒氣沖沖的把王老三大踢一頓，王倒地放聲大哭) 你……你……你……打人……救……救命……我……我……

……(連生上)

道 (咬牙切齒)你……你這個賤東西……居然敢……罵……罵我(轉向連生)連生替我趕快把這
個賤東西拉出去!(連生推着王老三向外走)

老 (泣聲)我……爲什麼……我……要與你拚命……喔……喔……

連 (厲聲)走……走……走……不要在這兒胡說……(王老三退後,劉寄塵面帶憂色急狀上)

劉 糟了!這……這真是不好辦了!玉英……她……

道 怎麼啦?玉英怎樣她……

劉 她……她已經知道我們倆的祕密了!

道 那……那怎麼辦?她現在在裏面幹嗎?

劉 剛才她說了你許多不好聽的話,現在睡在屋子裏,我與她談心,她也不理會我。

道 (沉思片刻)不……不要緊!她究竟還是一個年輕的女孩,不知道什麼;現在不過是一時之氣,
停一會兒我去教訓她幾句就得了,因爲她信我的話,是如同信她父母的話一樣。現在我要

託你替我辦一樁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替我幫忙嗎？
可以。什麼事？

道 剛才我紗廠裏的工頭——王老三——又上這兒來了……

劉 怎樣？明天能够開工嗎？

道 這東西不但不開工，反在這兒罵了我一大頓，你瞧，這個東西的膽子大不大呀？况且這一次的罷工風潮，完全是他一個人釀成的。

劉 (怒狀) 什麼？他敢罵您？

道 (大聲) 可不是嗎？所壞的，是現在全廠的工人都隨着他走——所以『開工』『罷工』的全權，完全操在這個老東西的手裏。

劉 操在他手裏嗎？那可好辦了！

道 怎麼好辦？

劉 只要把他開除豈不絕了嗎？

道（搖頭）不成……不成！這是千萬使不得的，因為他們工人的團體仍然是很堅固呀，若是開除了他，別的工人都會跟着他走……

劉（思索狀）那……那可是難辦了！

道 最好是我昨天對你商議的那個法兒較為妥當些。

劉 不錯。不是您提起，我又忘了啦。我現在就去辦嗎？

道 最好是就去，因為廠裏早開一天工，我心裏早平安些。

劉 那末，我現在就去了。（起身作走狀）不過玉英那兒您應該仔細照拂她，叫她不要鬧脾氣，因為他現在很不滿意我啦。

道（以手推着劉下）你……你趕快去罷，玉英的事情總包在我身上。（劉寄塵退後，玉英提着一個皮包直向外面走）玉英！你要上什麼地方去吓？（玉英不理會，仍然向前走）玉英——你現在幹嗎不理會我……你……你……

玉 你還想把做伯父的牌子來管我嗎？（冷笑）現在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

道

我雖是你的伯父，却是代替你的父母來管你；因為你的父母的全權都交給我，現在你不聽我的話，就是不聽你父母的命令！

玉

（莊嚴狀）什麼！『父母』難道為父母的不許他們的兒女去做『人』麼？世界上做兒女的人，在各方面都應該聽他們父母的話嗎？那末他們自己呢？我老實告訴你說罷：你現在再不要用那些『父母之命』來騙我了，因為我現在認識了我自己是一個『人』，並不是一塊『木頭』，為什麼要給你們當作『發財』『害人』的材料呢？現在我自己要去做人了。再會！再會！（言畢率然而退。曾老頭聽了這番從來未聽見過的論調，當然要在那兒發呆，可是幕也隨着他的神色漸漸的落）

——完——

本劇實地點——第一次在北京真光電影院；第二次在北通潞和學校。

這
是
誰
的
錯

全劇登場人物

羅裴榮——老官僚年約五十。

羅少榮——羅氏故妻生的兒，年約十八。

羅冰清——羅氏故妻生的女，年約二十。

羅孫氏——羅氏的姨太太，年約二十六。

羅裴華——羅氏的胞兄，年約五十六。

孫正棠——羅氏姨太太的舊姘頭，現冒充爲她的胞哥，年約三十二。

童秋舫——年二十，冰清的未婚夫。

金明德——年約二十二，時髦折白黨。

鴛兒——丫頭

這是誰的錯

青春底悲哀

時代——一九二一年

地址——漢口

第一幕

佈景——羅氏的後花園，左通客堂，右有走廊，通冰清女士的寢室。走廊兩邊放有花瓶等物。台中置籐椅四把，茶几兩個，茶几下有未封口的信一封。

開幕時，羅少榮着一套西服，手執『鄂潮』一冊，臉色惶惶，在園內踱來踱去，口裏唧唧咕咕。台下聽不清楚。

少 鶯兒！鶯兒！……

鶯 (在後檯) 來……來……來了……(手拿毛拂等物由走廊出) 少爺今天爲什麼起來的這麼早？

少 現在已經九點鐘了，還早嗎？(轉低聲) 昨天晚上舅老爺(指孫正棠)什麼時候才回去？

鶯 (作回憶狀) 大概是(音拉長)兩點鐘走的。

少 我睡了之後，舅老爺與老爺太太還談了些什麼話？

鶯 我不知道。因爲那時候我已經上廚房裏煮麵去了，不過我出來的時候，聽見舅老爺說：『日期定得愈早愈好，若是初八能實行，那就妙極了！』(少作驚狀) 當時我聽到這兩句話，我覺

還是誰的錯

得很詫異，我正想往下聽去，可是老爺又叫我到房裏把煙燈煙槍預備好，所以他們往後談的話，我就不知道了。

少 (思索半晌) 現在老爺和太太起來了沒有？

鶯 我還沒有上東院那邊去啦；我想老爺太太不能像少爺起來得這麼早吧？因為舅老爺去了之後，老爺太太在房裏還抽了一點多鐘的煙才睡覺呢。

少 小姐呢？

鶯 小姐已經起來一點多鐘了。

少 去請她來！

鶯 她正忙着在屋子裏寫信呢！

少 去去：說我有要緊的事情給她商量！

鶯 是！(鶯退片刻後，冰女士穿一套很時髦的學生裝由走廊上)

冰 你幹嗎，清早就在這兒發瘋呢？你昨天不是說今天早晨要上幽倩妹妹那兒去拿襪子的嗎？

(轉笑容)好：好：你又失了她的約，恐怕她又要不答應你啦！(少榮做出未聽到的樣兒，冰清走近少榮)喂！你究竟怎麼一回事(稍頓)說吓，爲什麼不開口啦？難道昨天爸爸又罵了你不成？有什麼事趕快對我說吧！(少榮着冰清臉上看看，吞吐了半晌才開口)

少

(皺眉)姊姊！你自己的事情給別人破壞了，你還不知道嗎？

冰

(驚訝)我……我？我有什麼事……？

少

姊姊知道昨天晚上舅舅對爸爸和姨談的什麼話嗎？

冰

不知道。昨天晚上李女士約我去開音樂會了。舅舅又談了些甚麼？

少

姊姊不要忙，聽我說吧。你知道汪善源嗎？他原來是一個東洋留學生。民國三年他不是曾做

過安徽省的一個省長嗎？後來因爲他干預了復辟的運動，政府就免了他的職……

冰

(急狀)不要談這些無關緊要的新聞！快！快說正話罷！

少

……豈知這幾年他的野心還沒有死，一向在各方面運動復張旗鼓，可是並沒有甚麼結果。

聽說前不久拿出二百萬塊造壁錢，運動了某派的一個小頭目；現在已經得了某處督辦的

這是誰的錯

缺，不過尙未上任，因為他現在還要娶一位小姐做他的四姨太太，所以昨天託我們舅舅來代他做媒。

冰 舅舅怎麼會認識他的呢？

少 想必他們都是復辟的同志吧？

冰 舅舅代他說了誰的小姐？

少 (愁狀) 就是……因為尋不着合適的人，所以他昨天晚上上這兒來引誘爸爸廢去童哥的婚約，把……

冰 把甚麼？

少 把姐姐說給汪善源……(冰清女士此時如受雷電之激刺，幾乎暈倒下去)

冰 (泣聲) 爸爸……爸爸怎麼肯答應呢？

少 舅舅的一張滑頭嘴，你也是知道的，他先用了種種陰謀的心術商量了姨，然後姨再用了勢力的手段來慫恿爸爸，說若是爸爸答應了這件事情，那末，汪善源即刻密保爸爸做省長。這

話一說出口，你想爸爸那有不答應的？況且爸爸自從前年罷職之後，屢次運動安福部裏頭的頭兒，想弄個位置幹幹，現在安福部既然倒了，他的希望當然是絕了。這一次送上來的省長，他那能不幹呢？

冰 (泣) 爸爸幹這種事情，怎對得起童哥哥？……怎對得起九泉之下的童伯伯……？ (不成聲)

少 他只想省長到手，還管什麼對得起人對不起人！現在事已如此，姐姐傷心也是無益的。我們應該想個具體的方法對付才好呵！

冰 (沉思片刻) 噯！這件事情不止是童哥哥的不幸，就是弟弟和幽倩妹妹也要受影響了，你想想，爸爸從前自己和童伯伯當面定的婚約，現在尙且要廢去，何況弟弟與幽倩是私自定的？ (這時候少榮的眼睛忽然注意到茶几底下的那封信。他連忙拿起來看)

少 (表示詫異) 噯！這是誰的信落在這兒？這信封上的字跡好像是舅舅的筆跡！
冰 是！是！很像他的筆跡！孫舅舅的信怎會落在這兒的？ (思索狀) 奇……奇怪……奇怪……！

這是誰的錯

少 (思索狀) 我想是他昨天晚上無意之中落在這兒的, 讓我來看看裏面寫的是些甚麼東西。

(連忙拿出信來看)

冰 不要折別人的信呢!

少 不要緊, 這是沒有封口的信。(看信) 噯呀! ……姐姐, 原來孫正棠與姨並不是嫡親的! ……你

看, 這是什麼話? 什麼! ……「姘頭?」……什麼將來還要逃跑呀! ……! 這些話都是真的嗎?

冰 (望後看) 喂! 輕一點聲音! (看信) 我想, 我想姨不是這樣的人呢?

少 無論她是不是這樣的人, 我們最好是把這封信留着給爸爸看, 好嗎?

冰 (把信藏在袋中) 弟弟, 你不要糊塗啦! 這事萬萬使不得的, 千萬不能讓爸爸知道了! 因為這

事與他的面子很有關係的。(低着頭默想半晌) ……不能! ……倘若鬧得給新聞記者知道

了那益發不成話了!

少 照你的意見怎樣對付呢?

冰 照我看, 我們應該現在把這件事隱藏起來; 千萬不要使爸爸知道了, 免得一波未平, 一波又

起。

少 (思索狀) 姐姐這話固然是不錯，不過將來……？

冰 不要顧着將來，且管着現在再說。聽天由命。『做一天的和尚撞一天的鐘』吧！

少 這封信固然可以隱藏，但是廢去童哥婚約的事情，現在不可不去請他上這兒來商量個辦法吧？

冰 你這意思固然不錯，但是童哥哥是個很激烈的人——就如去年在學生聯合會裏演說一樣，何等的激烈，倘若讓他聽到這種事情，難免不弄出別的事情來。

少 (急狀) 姊姊！你不要太……太……時機已迫，總歸是不能長久隱瞞的呵！

冰 那麼誰去請他來呢？

少 我親自去！(正想走時，鶯兒由內出)

鶯 少爺！老爺請你趕快上東院去。

少 (不耐煩狀) 幹什麼？

這是誰的錯。

鶯 (笑容) 我怎知道呢?

冰 那末,你(指少榮)就上東院去吧,免得停一會兒又鬧出別的事情來了!

少 那末誰去請童哥哥呢?

冰 叫鶯兒去也可以。(少榮退) 鶯兒!你去隔壁把童少爺請來,說我有特別要緊的事情和他商

議。

鶯 是。(退)

冰 (精神不定,獨坐在椅上發呆。稍停片刻,即恭恭敬敬地祈禱) 無所不能,無所不在,造天地,造萬物的大主宰呵!我知道你的威權能力是何等大,你的教訓是何等尊貴。現在你的僕人犯了大罪,所以才組織了這種萬惡的社會,腐敗的家庭,求主用聖靈充滿他們的心,叫他們努力往前去改良這種不良的社會,黑暗的家庭。這樣,榮耀就歸於天父,誠心所願,阿們。(祈禱畢,鶯兒由外上)

鶯 小姐——童少爺就到。

冰 你還是進去幹你的事情吧。

鶯 (鶯退後，童秋舫穿套極樸素的學生服上)

冰 清妹妹——你叫我來有什麼事情？不是商議賑災的事情嗎？（此時冰清垂頭飲泣，秋舫

表示詫異）曖妹妹：你……你又爲了……爲什麼又哭啦？（用自己的手掩替她拭淚）

冰 (冰清以手避之) 秋舫哥哥——請你放尊重些，現在妹妹不……

秋 ……怎麼呀……？ (冰清吞吐半晌) ……你……你快……說吧！

冰 ……妹妹不能再做你的未婚妻了……

秋 (愕然) 噢！爲……爲什麼……？ 妹妹：你……你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你瘋了嗎？

冰 秋舫哥哥——妹妹的話句句是真的，并非是瘋話，因爲……

秋 (急狀) 怎……怎樣？

冰 ……因爲家父受了勢利的引誘，(泣聲) 要把我嫁給汪善源做妾……

秋 真……真的嗎？

這是誰的錯

冰 的確是真的！

秋 (面色急白)：這……這是什麼話？我與妹妹是指腹爲婚的；雖然家父去世，婚約還是存在呀！

至於令尊嫌我太窮，不配娶你，也應該早些告訴我呀，爲什麼到現在……？

冰 (泣)哥——哥——秋舫——請你不要傷心……

秋 (氣悲)噯！世界上還有比我再命苦的人嗎？好不平等的社會呀！『愛情』是什麼？金錢可以換

愛情嗎？我偏不信金錢有這麼大的魔力；我偏要替愛情去……去……『仇敵』……(稍停，

思索片刻，用最悲切的聲音)冰清妹……妹妹，我決不見怪於你，我……我們再見……再見吧……

(說到這塊，嘆了一口長氣，急忙退)

冰 (如在夢中一般)哥……哥……(望着秋舫的去路呼)秋舫哥……哥……(此時冰清伏在椅上，

不能成聲的泣，羅孫氏——羅氏的姨太太急忙，由走廊上，圍着檯上走一週，似乎要尋找東

西一般，忽而注意至冰清身上)

孫 (藐視狀)你爲什麼又在這兒哭啦？還是沒有你吃的穿的？(此時羅裴榮口含呂宋煙上)好

孩子不要這樣，冰清連忙拭了淚起立一旁，你的爸爸和舅舅這幾天爲了你的終身大事，忙得連飯都吃不下去，幸虧昨天已經成了功……

裴（喜狀）哈哈！冰清——你的福分真不小吓，我已經替你弄到一位督辦丈夫了。過幾天你就是督辦太太，我就是省長，你的姨就是省長太太了，你看我們家裏這……這是幾樣的好呀……？
（冰清聽到這裏，愈哭愈烈，裴走近冰清）噢！這孩子幹嗎哭得這麼厲害？難道你還不願意做督辦太太嗎？

孫（痛愛狀）兒子——你這個樣兒，簡直是白費了你爸爸的這一番苦心呀！
裴可不是嗎？年青的人應當大一年，多懂一年的事。當初我還以爲女人念書是明白『在家孝

順父母，出門順從丈夫』的道理，誰知道你愈念愈糊塗了，在學校裏念了這幾年的書，花了老子多少的錢，『三從四德』的道理一點都沒有學到，只學到一味女學生的皮毛習氣，今天要買這樣，明天要買那樣，老子的錢是容易來的嗎？虧你昨天還要到災區去賑災啦，你能與別人相比嗎？人家是沒有受過家庭教育的，你也是沒有受過家庭教育的嗎？（怒氣沖沖）

這是誰的錯

孫 (向裴榮)得啦得啦,你就少說幾句吧!大凡年輕的人都是這樣。

冰 請爸爸不要生氣,女兒並不是不順從爸爸,但是……

裴 怎麼樣?

冰 ……但是女兒以為這件事情,太對不起童哥哥!

裴 開口童哥哥,閉口童哥哥,難道將來他還能養你一輩子嗎?

孫 (用最溫和的聲音)孩子,童秋舫養自己都養不活,還能養你嗎?小姐——你一向是很聰明的,為什麼這時候就這麼糊塗呢?

冰 (思索片時)爸爸,姨,不論他是怎樣的窮,他總是女兒的未婚夫!

裴 什麼未婚夫?好一個不知廉恥的……(咬牙切齒)

冰 他有婚約為憑啦……爸……爸……

裴 哼哼!那不過是我一時的高興,與他父親開一個玩笑罷了。你竟信以為真嗎?哈哈……笑話……真是笑話!

孫 (向裴榮)這些話你也不用說啦,說了有什麼益處呢?

裴 (思索片刻,向冰清)你當真願意做童家的媳婦,不願做督辦太太嗎?

冰 (堅決狀)女兒心甘情願做童家的媳婦,不想做那卑鄙醜惡的督辦太太……

裴 什麼督辦太太還卑鄙嗎?

冰 甚麼督辦簡直是「毒蛋」與那些土匪強盜有什麼分別(言時頗顯激昂)?

裴 (大怒)賤骨頭!你真願意做討飯婆嗎?你老子在,決不容你這下賤的東西來羞辱我羅氏的門庭!(轉向孫氏)太太——我們上東院吃飯去,由這賤東西在這兒死也好,活也好,簡直

氣死老子了……

孫 (向裴)你先去吧,我即刻就來。(羅裴榮退後,孫氏則以最溫和的聲音對冰清說)姑娘——

你的性情切不要這樣堅硬,脾氣堅硬的人終久是要吃苦的;你的爸爸這番肺腑話,都是因為愛你的緣故才說,不然他又何苦要生這些冤枉氣呢?像我們做父母的,總是想兒女好,古話說得好:「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這句話真是說得一點兒不錯。(稍頓)冰清——你應該仔

這是誰的錯

細想想將來的利害，切不要心事專向着董秋舫一邊，他家裏就算現在衣食勉強可以支持，恐怕將來的生計還是很困難的；況且汪善源又有錢，又有勢；年幾又並不大——今年才四十八歲，正是他發達的時候，（以手撫冰清肩上）若是你能回心轉意嫁給他做太太，真夠你一生消受呢！

冰 姨，你這番話固然是不錯；但我只有做討飯婆的苦命，沒有做督辦太太的福分，現在什麼督辦太太，督軍省長太太，在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勢利女人眼裏看起來，自然是很威風，很漂亮；其實在受過教育的女人看起來，却比討飯婆還要卑鄙萬萬分啦。再者凡事總是要問得『良心』過去，纔可以幹，若是『良心』問不過去，就是幹了之後，將來也是沒有好結果的。我現在對於廢去童家婚約這件事情，實在是問『良心』不過去；因此，我寧可『死』，萬萬不願意埋沒了我的『良心』。

孫 你這些話雖是說得一點不錯，可是你的爸爸非得要這樣做不可，我也是無法阻攔他呀，咱們一塊兒去吃過飯再說吧。（此時羅少榮由走廊急忙上，似乎有很要緊的事情對冰清說）

少
姊……姊姊……姊——我……我有……

(閉幕)

這是誰的錯

一百十五

第二幕

佈景——羅氏的家廳，兩壁懸有中西字畫……等中置有圓桌等物，左邊置一藥爐——

火酒爐——火焰熊熊，右邊放一沙法椅，裴榮靠於其上。

開幕時，裴榮拿着賬簿查賬，孫氏立於其旁，鶯兒正在照拂藥爐，裴榮的咳嗽聲和火酒燈嘖嘖相應。

孫老爺——你在這外面躺着，是要比裏面舒服點嗎？（裴榮一邊點頭，一邊翻賬簿）請你還是

自己保養身體吧，據昨天吳大夫說：你的病是因為積勞過度而起的，何必今天剛好一點，又要勞神查賬呢？（將賬簿奪過置於桌上）

裴……你……你……今年跟我（喘氣，孫氏連以手撫裴胸）我……我已經六年了——在這個當兒，你從來沒有離開我，恐怕從今以後，咱們倆就……（咳嗽）……

鶯太太——藥熬好了，拿來老爺吃嗎？

孫停一會兒！讓我親自來。

裴 ……照我今天的情形看來，彷彿是稍爲好一點；可是我自己（轉悲聲）知道我的病是絕對不能好的。我死之後，你願意在我家裏守節嗎？（兩眼注視孫氏）

孫 老爺——請你放心罷，還是珍重身體要緊；設若老爺不幸出了（嗚咽假哭）什……什麼不測的事情，我在陽世不能和你白頭到老，你去了之後，我自然也要跟你到黃泉路上做咱們未了的夫妻；可是我現在已經有了……（與裴榮耳語）……

裴 （喜色）……真……真……真的嗎？有……有幾個月了呀……？

孫 （低着頭，弄衣角，並作回憶狀）到後天足足有兩月了。

裴 哈哈哈哈！（咳嗽——喘氣）我……我……決……決沒有想到，我有這麼喜事……哈……哈……（咳）

孫 這是老爺平日積德，感動了『送子觀音』。

裴 （喜氣洋洋）既是這樣，將來無論生下來是男是女，總望你仔細養育，如果後來有所成就，也
是我羅氏門中一件很可慶幸的事情——就是我在九泉之下也是很喜歡的。（少榮由外
上）

少 爸爸——伯父（指裴華）即刻就到。（裴榮點頭示意）

裴 少榮——你去叫冰清來。（少榮入內引冰清同上）

冰 （愁容）爸爸！你老人家怎樣了？好了些嗎？

裴 冰清——你自己要放明白些，我的命是不長久了……從此以後，你和少榮務必聽你姨娘的教訓，萬萬不可由自己的脾氣放縱。免得別人說我們羅家的子孫，是沒有家教的。就是你的姨娘打罵，你們都是應該受的，切不可任性忤逆。（轉向孫氏）你是他們的長輩，當教訓的地方要教訓，當打罵的地方儘督打罵，誰還敢說你打罵壞了嗎？（冰清弄衣角，少榮表示不滿意）

孫 老爺——這些事當不要你煩心，我都知道，況且冰清與少榮都待我不錯，我看他們也與我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決沒有二心；只是老爺的家產，趁你康健的時候，替他們分派清楚，免得他們後來對我爭執。

少 那家產的事情倒不必煩心，反正只有我一個人。

裴 現在不止你一個人了，你的姨娘已經有兩個月的『孕』了。（少榮表示詫異，冰清疑惑）她現在叫我分派家產，亦是樁很重要的事情。假如我在世不把家財分派妥當，我死之後，你們把她爲難，那她豈不要餓死嗎？最好是等你伯父來做個『中人』。（鶯兒上）

鶯 太太——大老爺來了！（羅裴華手拿文明杖，口含呂宋煙上）

孫 （表示迎接狀）老爺——伯父來了。（冰少都表示迎接狀）

華 （走近裴榮，孫氏移椅讓坐，鶯兒奉茶）弟弟——今天覺得怎樣，好了些嗎？這外面風很大，還是進去睡吧。

孫 伯父——他（指裴榮）說外面要比裏面舒服些啦！（華點頭）

裴 （拉着裴華的手，表示慚愧，親摯）哥……哥哥——你……你來了嗎？我今天雖然覺好一點兒……哥哥吓……却……却（泣）却是我自己覺得命在旦夕。祇是我從前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盼望哥哥總要着手足情分上看，要原……原諒我……（喘氣，咳嗽）……

華 （悲聲）弟弟——你……你慢慢的說罷……

這是誰的錯

我先本打算分一股給冰清，因為她母親臨死的時候。再三囑咐我——要我多給她一點嫁粧費，所以我現在也決計分三股給她——這……這一共不是九股嗎？其餘的一股就作為暫時的家用，和我的善後用費。哥哥看這樣的分好嗎？

華 很好很好！很公正！（此時羅裴榮咳嗽不止，臉色大變，覺得全身都不舒服，全場的人都照拂他）

裴 對……對於家……家財的事情，你們去照拂辦理罷，我現在覺得全身不舒服，要……要……進去睡了……

衆 是吓，最好是到裏面去躺着，或者要舒服些！（此時衆扶着裴榮入內——千萬不要忘掉桌上的賬簿——約空場一分鐘之久）

孫（同華由內上）伯父——我以為老爺分給我名下的三股，實在是太多了，我覺得我們女人也不要什麼錢用，（冰清上）我很情願把分給我個人名下的現銀，再拿出三萬來給冰清——着我個人另外給她的嫁粧費。她雖然不是我親生的，却是朝夕與我在一塊兒已經六年

這是誰的錯

了。伯父，她是一個很孝順的女兒，我還（迴憶狀）記得去年冬月十二，我病了兩天沒有吃飯，她也急得兩天沒有吃東西呀！

像這孝順你的女兒，哈哈，你也應該給她一點嫁粧費。

冰 伯父！姨母遺產這件事情，決不能隨便分發的，也決不能隨便領受的，受遺產的人，須要有一定的法律，或資格；分發財產的人，也要謹慎調查某人有無承受這種財產的資格？能否使這種財產用於得當？現在姨母身懷有「孕」，我父親分派家財三股，我不敢說這種分法是不適當的，總之，把姨母應得的款子分給我，實在不敢承受的。

華 冰清！你的姨母既有這番好意，你又何必推却呢？

孫 （半怒）冰清！你是嫌少了嗎？

華 冰清——你就答應了吧，免得你的姨母又生氣！

冰 既是姨母一定要我領受，那末，我只好敬領；不過再用我的名義，捐給慈善會。伯父——這樣地好嗎？

華 好極了——好極了！現在慈善會裏正是經濟困難的時候，因為有錢的挨不得捐，無錢的想捐而不能捐，青年中像你這樣慷慨好義的，真是『鳳毛麟角』，難中又難呵！可是現在有許多
人借慈善團體大出風頭——做發財升官的利器——從中取巧；即如這一次的災荒，各公會、機關、團體無一處不在唱賑災的高調，可是結果怎樣？——那些災民大多數還不是餓死了嗎？
錢可是捐到了，但是沒有救活災民，我真是不懂其中的緣故……（此時少榮在後台大呼『不好了』三字，全場大驚）

少 （在內）爸……爸……爸爸……您……您怎麼啦……？

孫 （驚狀）怎……怎麼啦……？（轉向華冰）咱們進去看看（衆入內，約空場兩分鐘之久）

孫 （在內放聲大哭）噯呀——我……我的天啊……你……你怎會死了呢……（音拉長）丟下了薄命人怎樣過日子呢……噯……噯……噯……

冰少 （哭）爸爸……爸……爸……喔喔……喔……喔……（此時台後哭亂了，收聲時務必必要漸漸的縮小——沒，千萬不可陡然止息）

這是誰的錯

華 (在內) 得啦得啦! 不要哭了把…… (孫與華拭着眼淚, 做出很傷心的樣兒由內出)

華 人總是死了的, 你們哭也是哭不活的, 現在正是籌備大事的時候, 還有閒功夫去『呀呀』的哭嗎?

孫 這……這事情總還是要請伯父格外幫忙, 少榮冰清都是年輕, 不能辦什麼事情。

華 這倒是我應該盡的責任。現在我去買壽木, 你們在家裏照料別的事情罷, 我回頭再來。 (裴

華退後, 孫氏做出喜狀, 迴憶狀, 計算狀, 希望狀——約兩分鐘之久——及至鶯兒報告孫正

棠到始止)

棠 妹妹! 第一步實行了沒有? 藥給他吃了嗎?

孫 (拍手喜狀) 這藥真好極了, 他僅僅吃了廿分鐘之後就死了。

棠 (喜狀) 他……他死……死了嗎……哈……哈哈, 這第一步總算達到了『目的』……

孫 喂! (向後看)……輕一點聲音! 少榮和冰清都在裏面啦!

棠 咱們再可以起首辦第二步了, 你看怎樣?

孫 (以口對正棠耳中唧咕咕說了半晌)你……你先去請那位金明德先生來罷,若是他肯幹,你就即刻帶他來見我……

棠 金先生現在正在間壁茶樓上喝茶,我去請他來吧。(自燃火抽煙)我想他一定肯照我們的意思去幹。(孫正棠退後,孫氏圍着台走了一週,鶯兒送茶她喝了之後,她還坐了半晌,正棠才引着金明德上)

棠 妹妹——我已經請來了這位金先生,我們一切的計畫,我都對金先生接洽好了,到了那天只要實行啦,不過他今天先用一百塊錢,其餘的就等着成了功再付給他。(金明德與孫氏彼此見禮)

孫 只要金先生能替我們把這件事情辦妥當,不致鬧出錯來,就是要一千塊錢,我都情願。請金先生坐一會兒,我進去拿錢來。(入內取錢)

金 孫先生——這位就是令妹嗎?她真是慷慨得很吓!

棠 不見得,不見得:若是你老兄能夠替她把這件事情辦好了,將來我一定教她重重地酬報你

這是誰的錯

老兄。

金 謝謝孫先生的栽培，一切的事情都包在小兄弟的身上。

孫 (由內出) 這是一百元，(交給金) 其餘的就等事完後再付給金先生。

金 好……好……不要緊。謝謝太太請放心，諸事我定照辦。(稍停) 最好是讓我今天先看看她是怎樣一位人，好嗎？

孫 你今天可以不必見她，到了那天你自然會認識她。

金 你這話固然不錯，可是我沒有一個確實的憑據，怎能使別人相信呢？

棠 是吓，沒有憑據怎能辦呢？

孫 不要緊，我這兒有一條她的小手巾，上面寫着有她的名字，(由袋內取出白綢巾交給金明德) 我……我想，這條小手巾可以做一個很可以使人相信的憑據。你看這上面不是有她的名字嗎？

金棠 這好極了……好極了！

金 既是這樣，那末，回頭見罷。諸事總包在我身上。費心了費心了。（退）

孫 這一部分到接洽好了，那一部分怎辦呢？

棠 你不要着急，我自然有妙法子呢。

孫 （媚狀）你又有什麼妙法子呢？

棠 （對着孫氏的耳中說了許久）你……你看我這個法兒好不好？

孫 （喜狀）好……好，妙極了！（此時冰清由內換了素服上，孫氏卽假裝大哭）天啊——你怎會死得這樣的快呢……（音拉長）（閉幕）

第二幕

佈景——冰清女士的寢室。中置西式鐵牀，牀左放有衣櫃，右置洗面架及衣架等物。兩壁

掛有繡的字畫。台左有風琴，台右有書桌等物。開幕時，冰清穿一身布服黑裙，白鞋，無精

打采的伏在桌上看書。羅少榮左膀上圍條黑布，表明還在帶孝的意思，由內上。

少 姊姊——我決意今天動身，因為伯父有位朋友吳先生也是今天動身上美國去；加之，姨娘這幾天也是催我趕快走啦。

冰 這樣很好。有了一個同伴，免得你一個人在路上寂寞。船不是七點鐘開嗎？（看錶）現在已經

五點鐘了，你的行李都預備好了沒有？

少 我都預備好了。不過父親當時分給我名下的那三股財產——大半都是股票和現銀——

還是交給姨母代管呢？還是請姊姊替我管着呢？（稍頓）我先本來想把銀行裏的現銀都提

出來帶上美國去，後來因為想着大凡年輕的人用錢，總是有幾多就用幾多的。所以我現在

決計不帶去了。

冰 錯倒不錯。你沒有與伯父商量嗎？

少 伯父的意思，還是勸我存在姨母那邊，——姊姊，奇怪啦！伯父這一向很相信姨母啦——但是我以為放在姊姊這兒為最穩當，你以為怎樣？

冰 照我看來，還是存在姨母那兒最好，免得外人——或伯父——說爸爸死後，我們就把姨母不當人了。況且照她表面上看來，一向待我們總算不錯。

少 既是姊姊的意思也是同伯父的一樣，那末，我現在就去請姨母來商量商量，看看她的意思又是怎樣。

冰 好，你去罷。（少榮退後，冰清還是繼續看書，及至少與孫氏同上始止）（注意：孫氏也應換布服）

孫 （笑容）你們兩個孩子今天請我上這兒來有什麼好事？冰清真是勤快呵，每天總在屋子裏用功。（冰清起立，連忙搬了一把椅子給孫氏坐）

冰 （強笑）姨母請坐，我沒有幹什麼事情啦，不過看看閒書消消遣罷了。

這是誰的錯

孫 (着少榮臉上看着) 你們今天請我來究竟有什麼事，趕快對我說吧，我還有別的事啦！

少 榮母——今天請你來，並不是爲別的事，就是因爲我今天出洋去之後，從前爸爸分給我的

那一點錢財，照理應請姨母替我代管。(言畢欲將銀摺股票……交給孫氏)

孫 少榮！別的事情我可以替你代管，惟有這錢財的事情，我實在不敢擔任，因爲現在人心太壞

呵，加之我自己又不很謹慎，倘若將來有了半點錯誤，我怎麼對得住你呢？

少 難道我還信不過姨母嗎？……無論怎樣，總還是要請姨母替我幫忙。

孫 (注意到冰清身上) 少榮！我瞧你這孩子真傻，冰清這兒不好存錢嗎？她反正沒有事，又很謹

慎。

冰 (急狀) 那……那……姨母……可是，不成，我年輕無知，諸事總還是要長者主持！

少 (着急) 噯！姨母——你就答應了吧，現在(看錶)時候已經不早了，我……我就要走了啦！

孫 好……好……你出洋留學是好事，我也不就攔你的時候。暫時把你的銀摺股票存在冰清這

兒，以後我再來幫助她代你管理吧。(爲兒上)

鴛 太太舅老爺喚你啦。

孫 (起立) 就是這麼說吧，我現在要去辦別的事啦。(冰少送孫退後，少榮將銀摺等交給冰清)
少 還是請姊姊收着吧！

冰 這銀摺股票我倒可以替你管理，可是你遠別祖國去留學，務必要用心上進，將來學就歸國，可以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這才不辜負我的期望，你自己出洋留學的本志，千萬不要像現在那班沒有出息的留學生，專門在那兒……

少 姊姊——這些事情請你放心，不過姊姊的婚事，我還耿耿在心。據昨天伯父的意思，他想去請秋舫哥哥上這兒來，成全你們兩人的婚事。(注目望着冰清)聽說他現在已經上南洋辦教育去了，——不知是真是假——如果童哥哥還在此地，伯父定能成全你們兩人的婚事，請姊姊不要爲這件事情着急。總之，爸爸既是去了世，姊姊的婚姻儘可以自由了。(冰清低着頭弄衣角半晌不語。少榮作迴憶狀)姊姊咱們從前在花園裏拾着的那封信還在嗎？還在。

這是誰的錯

少 打算怎樣辦。

冰 當爸爸在世的時候，我們爲着家裏的面子起見，尙且沒有宣佈出來，難道他死了之後，我們還要丟他的死臉嗎？（鶯兒拿封信上）

鶯 少爺這兒有一書信。（退）

少 （閱信）是吳先生寫來的，叫我趕快上船去，因爲開船的時間現在已經改早了！

冰 那末，你現在就去吧。我因爲身體有點不舒服，不能送你上船，一路上要珍重身體，到了一個口岸上就寫信來，免得我在家裏記念。

少 是。我現在往姨母那邊去，再不上這兒來了。盼望姊姊珍重！（做出難以分離的態度退）

（少榮退後，冰清獨坐在屋中無聊，將衣櫃打開，取出昔日秋舫所贈之像片，及手捲等物……約有十分鐘之久——正在觸物生情之時，鶯兒引金明德暗入其室）

冰 （驚狀）嘿……你你……是什……什麼人？我……我不認識你！（金做出種種怪狀）你……你趕快出去！不然……不然我叫……叫捉……捉賊……你還不……

金 (滑頭狀) 哈哈，你叫我來，爲什麼又叫我出去呢？豈是因爲我昨日沒有上這兒來，你今天就怪了我嗎？

冰 你……你……是……瘋了嗎？你不要在這兒胡謔！趕快……替我出去……（此時孫氏已引裴華和正棠在冰清的寢室窗外窺聽）

金 什麼呀！你幹嗎變了心？你不是說要與我一塊兒逃走嗎？呵，我知道了，你現在又有別的情人了。是不是？噯，我說你們女人真是『水性楊花』，見好愛好，真是叫我恢心。好，好，從今天起，咱們倆誰也不認識誰！唉（言畢欲走，誰料孫氏裴華正棠諸人已阻其出路）

孫 (裝怒狀) 嘿！你……好容易就這樣的走嗎？你懂得王法嗎？

金 請太太不要發怒，聽我細說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祇因前月在『新市場』遇着冰清小姐，不幸被她看上了我，再三叫我晚上在府上後花園裏相會，當時我因情不自禁，所以沒有拒絕她；直到昨日晚上她派了尊府上的了頭上我家裏去叫我，無奈我當時有事，實在不能分身。上這兒來，爲了這件事情，她今天就對我翻起臉來了……

這是誰的錯

孫 放屁！我的小姐是很要體面的，還會幹出這種傷風敗俗的事情來嗎？

金 如果太太不相信，很可以把尊府上的了頭叫來問問，究竟有沒有這回事情？況且我這兒還

有她贈我的手捲爲證……

孫 鶯兒！鶯兒……

鶯 (在內應) 來……來了。(出)

孫 (向鶯) 你……你昨天晚上，到他家裏去了嗎？(兇猛狀) 趕快說！

鶯 (戰戰兢兢) 是我……我去了。

孫 替我滾出去！(鶯兒退後，孫氏將金明德的手捲看了半晌) 伯父——這是冰清的手捲……

一點不錯呀！你老人家看這件事情應該怎樣辦呢？

華 (怒氣沖沖) 豈有此理！非把這東西交警廳懲辦不可！

棠 照我看，還是麻麻糊糊算了罷，若是將這東西送交法庭去了，與咱們家裏的面子很有妨礙，

你們以爲怎樣？(孫氏點頭)

孫 (向華) 家兄這話倒不錯，因為老爺在世的時候，尙且沒有出什麼有傷門楣的事情；難道老爺死了之後，還要去丟他的人嗎？

華 (恢心狀) 錯是不錯。唉——我決沒有想到冰清會幹出這種事情來了。噯！她的心事，真是叫人難以揣測呀！(轉向金明德) 還不替我趕快滾出去看你們這些拆白黨幾時才能死絕！
哼……

金 謝謝老先生……(急忙退)

孫 (向華) 伯父——從前我很相信冰清這孩子，現在她這樣亂來，我實在不敢再信用她了。少榮的銀摺股票都還存在她這兒，我想現在最好是叫她交給我吧；若是像從前那樣，她沒有變心，那倒不要緊；像現在她這種行爲，將來鬧出什麼事來，我怎對得住少榮呢？又怎對得住死在九泉之下的老爺呢？伯父——你老人家是明白人，看看我這意思怎樣？

華 是啊！你這意思很好。若是將來鬧出什麼大事來了，誰負這種責任？最好是把少榮的銀摺存在你這兒最穩當。(走近冰清) 冰清！你還哭什麼？從前我很相信你的，也本想替你成全秋

這是誰的錯

勛的婚事；現在你自己不顧全自己的身分，幹出這種事情來，真是叫我也懶管你的閑事了。現在你的姨母要少榮的銀摺了，你趕快交給她呀！（說至此處，嘆氣不已）

冰

（泣聲）伯父！我的冤枉惟有上帝知道。你老人家現在也說我幹了這種不好的事情，那末我也無申辯之必要。不過伯父須要知道，現在世界上的人，那一個是沒有貪心的？就着算有少數的好人，都會被那些不肖的份子引誘壞了。譬如有一個人用了種種害人的手段來霸占別人的財產，却是她外面還掛着一個『樂善好施』的面孔，使別人不能疑惑她是壞人——惟有這種壞人，是爲我們最難防備的；也是爲我們最恨的。如同『她』（指孫氏）和『他』（指正棠），我從前以爲他們都是好人，豈知他們兩人並不是嫡親的兄妹，實在是一對野鴛鴦，用了種種的陰謀，想破壞我們羅氏的家庭，他們就好帶了錢財逃跑……（此時孫棠兩人臉色慘白）

孫

（愕狀）這……這……是什麼話……豈有……這……？

冰

……如果伯父不相信，我這兒有孫正棠親筆寫給他朋友的一封信爲證……（即以手往

袋內取信，此時孫正棠知前失之信，乃誤落於冰清之手，知事已無濟，故一見冰清取信出，則以手鎗擊冰清未中。見勢不對，正棠急與孫氏同逃，裴華隨後追之。

冰
(大聲哭道) 伯父！這是誰的錯！吓？

(閉幕)

——完——

本劇第一次實演在北京青年會，第二次同上，第三次在中央公園，第四，五，六次同上，第七次在北京協和醫學校大禮堂。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Tears of the Youth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文學研究會叢書
青春底悲哀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熊佛西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